

女
童
劉
記

4

5

6

7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一

陽湖 趙翼 雲崧

明史

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叙事簡括稍爲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蓋自康熙十七年用博學宏詞諸臣分纂明史葉方藹張玉書總裁其事繼又以湯斌徐乾學王鴻緒陳廷敬張英先後爲總裁官而諸纂修皆博學能文論古有識後玉書任志書廷敬任本紀鴻緒任列傳至五十三年鴻緒傳稿成表上之而本紀志表尙未就鴻緒又如纂輯雍正元年再表上

世宗憲皇帝命張廷玉等為總裁卽鴻緒本選詞臣再加訂正乾隆初始進呈蓋閱六十年而後訖事古來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惟其修於康熙時去前朝未遠見聞尙接故事跡原委多得其真非同後漢書之修於宋晉書之修於唐徒據舊人記載而整齊其文也又經數十年參考訂正或增或刪或離或合故事益詳而文益簡且是非久而後定執筆者無所徇隱於其間益可徵信非如元末之修宋遼金三史明初之修元史時日迫促不暇致詳而潦草完事也他不具論自魏收李延壽以子孫附其祖父遂代人作家譜一傳中有數十百年事闕一傳卽須檢數朝之史宋子京以為

簡要其實轉滋 晉惑明史立傳則各隨時代之先後除
 徐達常遇春父子孫即附本傳此彷彿史記漢書之例以
 叙功臣世次楊洪李成梁等子孫亦附本傳則以其家
 世為將此又是一例至祖父子孫各有大事可記者如
 張玉張輔父子也而一著功於靖難一著功於征交則
 各自為傳以及周瑄周經耿裕耿九疇楊廷和楊慎瞿
 景淳瞿式耜劉顯劉綬等莫不皆然其無大事可記者
 始以父附子以子附父 如何文淵先叙於其子何喬新傳首劉仁宅先叙於其子劉大夏傳首此以父附子也林瀚傳
後附其子廷樞及孫子灝計進傳後
 附其子誥讚議論等此以子附父也 否則如楊肇基及子御蕃各
 有戰功則御蕃可附肇基傳矣而以其功在登萊則寧
 附於同事之徐從治傳而不附肇基傳其他又有稍變

通者徐壽焯僭號稱帝應列羣雄傳而以其不久爲陳友諒所殺則并入友諒傳而壽焯不另傳姚廣孝非武臣而以其爲永樂功臣之首則與張玉朱能等同卷黃福陳洽等皆文臣柳升王通等皆武臣而以其同事安南則文武同卷秦良玉本女士司而以其曾官總兵有戰功則與諸將同卷李孜省陶仲文各擅技術應入方技傳而以其藉此邀寵則另入佞倖傳此皆排次之爲當者也自宋史數人共事者必各立一傳而傳中又不彼此互見一若各爲一事者非惟卷帙益繁亦且翻閱易眩明史則數十人共一事者舉一人立傳而同事者卽各附一小傳於此人傳後卽同事者另有專傳而此

一事不復詳叙但云語在某人傳中如孫承宗有傳而柳河之役則云語在馬世龍傳中祖寬有傳而平登川之事則云語在朱大典傳是也否則傳一人而兼叙同事者如陳奇瑜傳云與盧象昇同破賊烏林關等處象昇傳亦云與奇瑜同破賊烏林關等處是也甚至熊廷弼王化貞一主戰一主守意見不同也而事相涉則化貞不另傳而并入廷弼傳內袁崇煥毛文龍一經略一島帥官職不同也而事相涉則文龍不另傳而并入崇煥傳內此又編纂之得當也而其尤簡而括者莫罪附傳之例如擴廓傳附蔡子英等陳友定傳附靳義等方孝儒傳附盧原質等以其皆抗節也柳升傳附崔聚等

以其皆征安南同事也李孜省傳附鄧常恩等以其皆以技術寵幸也至末造殉難者附傳尤多如朱大典傳附王道焜等數十人張肯堂傳附吳鍾巒等數十人而史可法傳既附文臣同死揚州之難者數十人若再附武臣別篇幅太冗乃以諸武臣盡附於劉肇基傳以及忠義文苑等莫不皆然又孝義傳既按其尤異者各爲立傳而其他曾經旌表者數十百人則一一見其氏名於傳序內又如正德中諫南巡罰跪午門杖謫者一百四十餘人嘉靖中伏闕爭大禮者亦一百四五十人皆一一載其姓名蓋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概刪之則盡歸泯滅惟此法不至卷帙浩繁而諸人名姓仍得見於

正史此正修史者之苦心也又高倬後附書南都殉難者張捷楊維垣黃端伯劉成治吳嘉允龔廷祥六人而所附小傳但有端伯以下四人捷維垣獨缺則以此二人本蜀黨其事已見各列傳中不屑爲之附傳此則附傳中又自有區別益以見修史之斟酌不苟也至諸臣有關於國之興替事之功罪則輕重務得其平如李東陽徐階高拱張居正沈一貫方從哲熊廷弼袁崇煥陳奇瑜熊文燦楊嗣昌等功罪互見枉倖並呈幾於無一字虛設雖篇幅稍多而非此不足以盡其曲折執筆者不知幾經審訂而後成篇此明史一書實爲近代諸史所不及非細心默觀不知其精審也

史立傳多存大體

明史立傳多存大體不參校他書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如龍興慈記徐達病疽帝賜以蒸鵝疽最忌鵝達流涕食之遂卒是達幾不得其死此固傳聞無稽之談然解縉疏有劉基徐達見忌之語縉傳李仕魯疏亦謂徐達劉基之見猜幾等於蕭何韓信仕魯傳此二疏係奏帝御覽必係當日實情則帝於達基二人疑忌可知也今明史達基二傳則帝始終恩禮毫無纖芥蓋就大段言之而平時偶有嫌猜之處固可略而不論且其時功臣多不保全如達基之令終已屬僅事故不復稍著微詞也又如草木子載宋訥以元臣降為國子祭酒極意嚴

刻以稱上意監生自縊者月不乏人死必驗視乃斂其
酷甚於周興來俊臣云而明史訥傳絕不及之但謂其
次于復祖爲司業誠諸生守訥規違者罪至死而已又
如張輔之死據庚巳編謂輔從英宗北征土木之難逃
歸與家人訣而縊死於先墓今輔本傳則但謂從英宗
北征死土木之難絕不及逃歸自縊之事蓋訥以嚴重
立教最有師法輔四朝勲德自首無間言故各著其所
優而小疵在所略也又如楊廷和之入閣雙岐雜記謂
由劉瑾之力而本傳絕不及并言廷和忤瑾瑾摘會典
小誤奪其俸二級是廷和不惟不附瑾且與瑾忤矣于
謙之死以石亨曹吉祥誣以謀立襄王世子故被殺謙

傳但謂曹石之誣而事之真偽傳中不暇縷析則於襄

王瞻墀傳見之謂英宗復辟後於皇太后閣內見襄國

金符乃土木陷後欲召襄王而不果其符遂畱閣中然

後知非謙等當景帝不豫時取符也則謙之冤自不辨

而白矣熹宗懿安張后國變時生死傳聞未確故本

朝定鼎但為崇禎帝及周后發喪成禮而張后獨缺蓋

其時有傳張后未死者

時南昌准官史夏隆云國變時后出宮為李賊磨下劉旗鼓所得劉本舊弁事后無失禮及拔

朝兵至謂后不可失了朱家体面后遂殺死本朝實錄順治五年間有天津女子自稱張后聚眾擾畿輔又陳玉璫作宦者高永壽傳張后與周后同日縊死後

有熹宗妃任氏出宮為少年所得年餘費其貲且盡任氏怒自稱我張后也胡為至此聞者不敢隱遂送官永壽獨識之然亦不敢明正其偽故卹典

不及至修史時則本紀據陳玉璫所傳大書國變時張

后縊死宮中而流賊傳亦稱李嚴保護懿安皇后令自

盡使賢后不遭傳聞之誣讎尤見書法之不苟矣又胡世寧從勦江西賊王浩八等招降東鄉賊爲新兵已而復叛事見陳金傳而世寧傳不載徐階當國爲講學會張岳疏詆之謂講學以富貴功名鼓動士大夫談虛論寂事見岳傳而階傳不載隴川用兵鄧子龍不能馭軍因餉稍緩大譟作亂鼓行至永昌大理過會城巡撫蕭彥調土漢兵夾擊之亂始定事見彥傳而子龍傳不載蓋爲名臣立傳其人偶有失誤不妨散見於他人傳中而本傳不復瑣屑叙入此又善善欲長之微意不欲以小疵累全體也

大禮之議

孝宗崩子武宗立武宗崩無子而孝宗弟興獻王有子
倫序當立大學士楊廷和以遺詔迎立之是爲世宗世
宗卽位詔議追崇所生廷和檢漢定陶王宋漢王故事
授尙書毛澄曰是可爲據澄大會文武百官議請帝稱
孝宗曰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爲皇
叔母興獻王妃自稱姪皇帝議三上三却進士張埏獨
疏謂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聖母則母以子貴尊與父
同帝大喜於是連駁禮官議廷臣不得已請尊孝宗爲
皇考興獻王爲本生皇考興獻帝興國太妃爲本生皇
太后已而桂萼疏上謂宜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爲
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張璠又

疏繼之并謂宜去本生之稱帝是之而廷臣伏闕哭爭
帝大怒杖謫者數十人於是席書等議孝宗皇伯也宜
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興獻帝父
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稱皇
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乃詔告天下尊稱遂定今按諸
臣之疏固各有說謂宜考孝宗者楊廷和毛澄汪俊及
滿朝諸臣也廷和疏曰禮謂所後者爲父而以所生者
爲伯叔父母此古今不易之典也毛澄疏曰漢成帝立
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其王後
其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師丹以爲恩義備至宋濮安
懿王之子入繼仁宗是爲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

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叔父母此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明而所生亦尊矣此考孝宗之說援引漢哀帝宋英宗二案爲據舉朝宗之者也張瑄桂萼等則謂哀帝英宗由成帝仁宗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無嗣大臣以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與預養在宮中者不同是陛下乃繼統非繼嗣也統與嗣非必父死子繼也漢文帝則以弟繼宣帝則以兄孫繼何必奪此父子之情建彼父子之號也已而瑄萼又疏言今日之禮

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而方獻夫席書等亦宗其說疏言爲人後者父嘗立之爲子子嘗事之爲父也今孝宗本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爲子也陛下於孝宗未嘗爲子也且武宗君天下十六年今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陛下生於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武宗之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舛矣此考與獻帝之說摠募獻夫書等之所執也究而論之廷和等援引漢哀宋英二案固本先儒成說然世宗之立與漢哀宋英二君預立爲儲君者不同第以倫序當立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入繼大統若謂繼統必繼嗣則宜稱武宗爲父矣以武宗從兄不可稱父遂

十一 史略 卷三
欲抹煞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嘗爲父之孝宗其理本
窒碍而不通故琮論一出揚一清卽謂此論不可易也
明史於毛澄等列傳旣詳其援引古義之疏張琮等傳
又詳載其繼統非繼嗣之疏使閱者各見其是自有折
衷而於澄等傳贊謂諸臣徒見先儒成說可據而忘乎
世宗之與漢哀宋英不同爭之愈力失之愈深真屬平
允至當之論可爲萬世法矣

李福達之獄

李福達之獄翻案改坐大小官黜革問罪者至四十餘
人爲嘉靖年間一大事御史馬錄巡按山西以白蓮教
妖人張寅爲宏治間謀反之李福達坐以大辟武定侯

郭勛以書來爲寅囑免錄遂并以劾勛已奉旨福達父子處死又詰責勛勛已伏罪矣而言者以勛由議大禮得幸共惡之遂羣起攻勛欲正其黨逆之罪勛乃力圖反噬以議禮犯衆怒爲言帝心動特命張璠桂萼方獻夫署三法司覆訊三人故與勛同以大禮得幸爲朝臣所嫉者遂盡反其獄謂寅非福達特諸臣欲借此以陷勛重罪於是觸帝怒而盡逐諸臣此張桂等之恃寵竊權庇奸報怨罪不容誅者也然是時寅福達名姓不同亦有致疑於馬錄之有意文致者李翊戒菴漫筆載項喬之論曰寅以白蓮教惑人自有本罪而錄指爲李福達云云是固謂寅非福達矣法傳錄亦云福達五臺人

寅徐溝人張為縣中著姓譜牒甚明馬錄悉詆為偽一筆抹去是亦謂寅非福達矣惟從信錄及林居漫錄則實指為寅即福達王穉登竹墅席上談亦記福達脫罪後遊於江南蘇州寓元妙觀常州寓楊七郎家松江寓朱恩尚書家所試奇術甚眾而惜其自投法網改名張寅幾得重禍則以為寅即福達諸說紛紛如此作史者宜何從今試平心論之張寅被薛良首告指為李福達此事在郭勛未囑之先馬錄即據以定讞非逆知有勛之來囑而預坐福達以謀反重罪也則寅之為福達不待辯也及勛囑書至錄據以劾勛公侯大臣為妖人游說其挾權撓政固已罪無可道原不必論福達之真偽

也迨張桂欲藉此爲勛報復則不得不反此獄而以寅
非福達爲詞謂朝臣欲陷勛而故坐寅以謀反重罪然
後勛之罪益重以此激帝怒於是公案盡翻至頌刻欽
明大獄錄以示天下而寅非福達遂成鐵案矣修史者
於此中推透當日情事故於馬錄傳旣叙明福達之改
名張寅而於傳末又言寅福達姓名錯悞人亦疑之迨
其孫李同復以妖術事發跟究由來而福達之獄益信
又於唐樞傳載其全疏確指寅卽福達之處歷歷有據
而此獄更無疑義於是馬錄諸臣之枉張桂等之誣皆
了然其見可見修史時之斟酌苦心也

袁崇煥之死

袁崇煥之死今日固共知其冤而在當時不惟崇禎帝

恨其引我

朝兵脅和

時帝怒甚欲族誅崇煥以何如輩申救免死者三百餘口見如帝傳

即舉朝之

臣及京城內外無不訾其賣國者楊士驄平心而論亦

但言其罪不至此而不知其所以得禍之由其所撰玉

堂薈記云己巳之變當時士馬物力足以相當袁崇煥

初至一戰人心甫定而袁於大璫少所結好毀言日至

竟羅極刑之京師小民亦羣以為奸臣賣國至有啖其

肉者其藉語皆出自內閣云可見是時引敵脅和之說

已萬日一詞士驄雖略知謗言之出自中涓然究未知

中涓何以有此說也直至我

朝修史時叅校

太宗實錄始知此事乃我

朝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

令所獲宦官楊姓者知之陰縱使去楊監奔還大內告於帝帝深信不疑遂磔崇煥於市於是崇煥傳內有所據依直書其事而崇煥之寀始白使修史時不加詳考則賣國之說久已併爲一談誰復能辯其誣者於此可見明史立傳之詳慎是非功罪銖黍不淆真可傳信千古也

周延儒之入奸臣傳

周延儒不過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傳未免稍過其始入閣未見有敗檢事特以不由廷推而得故謗議紛然其再出也蠲逋賦起廢籍撤中使罷內操救黃道周頗多可稱故王鴻緒明史傳稿在列傳中而今列之奸臣

者崇禎十六年我大清兵深入畿內延儒出視師身駐通州不敢一戰坐待我兵之蹂躪而歸一時物議沸騰謂延儒得賄縱敵錦衣駱賓性司禮監王德化密以上聞總兵唐通又嘗面奏於是朝野內外萬口同聲無不欲食其肉民間至演爲賣國傳奇遂傳徧天下故數十年中延儒受人唾罵較他相爲尤甚諸臣修史尙是延儒詎言未息之時自不得不列之奸臣究之傳中所載不過信用吳昌時致其招權納賄及與吳姓相軋而已無論嚴嵩之險惡溫體仁之陰賊非延儒所能及卽嗜進無恥之萬安傾陷善類之張璁尙覺罪浮於延儒而延儒乃列入奸臣此非以甚延儒之惡轉爲延儒增

其身分也縱敵之說本屬無稽楊士聰之論曰縱敵者必我能爲敵所畏方肯以賄免當北兵深入所過如破竹雖禮拜求其去尙不可得其出塞也大書邊牆曰文武官員免送當時兵力爲敵所侮笑如此而反加以得賄縱敵之名是何高視延儒輕視敵兵也此論載玉堂薈記可謂得當日情事而縱敵之說可不辯自明矣或云延儒因邊警先歛貲遣家人送歸中途爲人耳目家人姑大言以欺衆謂北兵所賂人以其出自家人之語遂以爲實云亦見玉堂薈記

按雷縝祚傳延儒招權納賄凡起廢清獄蠲租皆自居爲功考選臺諫盡收門下求總兵巡撫者必先賄

其幕客董廷獻又吳姓傳延儒再相馮銓力爲多延儒欲起奄黨張捷爲都御史乃爲銓所扼又傳朝佐劾延儒引用袁宏勛張道濬爲腹心擯錢象坤劉宗周於草莽傾陷正士加之極刑曰上意不測也攘竊明旨播諸朝右曰吾意固然也削言官以立威挫直臣以怵衆往時糾其惡者盡遭斥逐而親知鄉曲遍列要津此等事皆延儒之奸旣入奸臣傳而傳中却又不載蓋王鴻緒傳稿本不列延儒於奸臣中後來修史者始改編然但列之奸臣卷而傳仍未改故傳中不見其奸邪之迹也

劉基廖永忠等傳

太祖本紀元至正二十一年八月帝自率舟師征陳友諒戊戌克安慶壬寅次湖口敗友諒於九江克其城友諒奔武昌友諒傳亦云友諒陷安慶太祖自將征之復安慶長驅至江州友諒戰敗奔武昌廖永忠傳亦云從伐友諒至安慶破其水寨遂克安慶從攻江州造橋於船尾倒行其船橋傳於城遂克之是皆叙明先克安慶乘勝克江州走友諒也而劉基傳則云基贊太祖出師攻安慶自日及暮不下基請徑趨江州擣友諒巢穴遂悉軍西上友諒出不意帥妻子奔武昌是又未克安慶徑擣江州矣與本紀及友諒諸傳不合按趙德勝傳從

太祖西征破安慶水寨乘風沂小孤山距九江五里友諒始知倉皇遁去遂克江州仇成傳云廖永忠張志雄破其水寨成以陸兵乘之遂克安慶蓋戊戌但克安慶水寨卽徑趨九江仍留成等攻安慶迨克江州而安慶亦已克復作史者不便瑣屑分別故以克安慶卽係于戊戌耳又張玉傳端難兵攻東昌與盛庸遇成祖被圍數重力戰得出玉不知成祖所在突入陣中力戰而死是玉死時成祖已潰圍出也而朱能傳云盛庸圍成祖數重張玉戰死能帥周長等力戰拔成祖出則似玉死時成祖尙在圍中賴朱能救免矣或玉戰死後成祖又被圍而能救出之乃兩事耶方孝儒傳謂成祖起兵姚

廣孝以孝儒爲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是
廣孝未嘗從帝軍同至南都也而卓敬傳則云帝登極
敬被執下獄帝欲活之廣孝與敬有隙謂建文若從敬
言豈有今日遂殺之則似帝入都時廣孝已在側矣按
廣孝傳靖難兵起並未從行及帝登極後廣孝南來出
振長洲爲其姊及友詬詈之事當是帝旣卽位廣孝後
至敬尙在獄中而一言殺之也又周忱傳土木之變議
者欲焚通州糧絕寇資忱適議事在京謂不如令京軍
自往取則立盡何至遂付煨燼是此議本創自忱也而
于謙傳又云謙奏郟王通州積糧令官軍自詣闕支以
贏米爲之直毋棄以資敵則又似出于謙之策蓋忱先

有此議謙以爲然故奏行之耳又王驥傳貴州苗蜂起
圍平越等城時驥征麓川回卽命率師解圍驥頓兵辰
沅不進御史黃鎬因守平越半載募人自問道奏於朝
命總督軍務侯璉大破賊盡解諸城圍是解圍者璉也
鎬傳則云保定伯梁瑤合川湖兵救之圍始解則解圍
又屬梁瑤矣璉傳則云璉進討時副總兵田禮已解平
越圍是解圍實田禮也蓋是時璉總督軍務瑤爲將軍
皆統帥驥鎬等傳但叙解圍之功則以總統爲主璉傳
實叙解圍之人則不可沒田禮故於璉傳見之也天啓
中汪文言初下錦衣獄鎮撫劉僑止坐文言不合牽引
羣臣故少株連據魏大中傳謂黃尊素語僑勿因此起

衣冠之禍僑聽之獄詞遂無所引而魏忠賢傳則謂僑受宰相葉向高教止坐文言蓋向高與尊素各有此議使僑知之也惟洪鍾傳四川賊廖麻子與其黨曹甫掠營山蓬州鍾招撫之曹甫聽命麻子忿甫背已乃殺之是甫爲廖麻子所殺也而林俊傳則云擊瀘州賊曹甫指揮李蔭以元日破其四營遂擒甫則甫係李蔭擒獲非廖麻子殺之也此不免岐誤又祖大壽一人凡兩次降於我朝據孫承宗何可綱等傳崇禎四年大壽築城大凌河爲我朝兵所圍糧盡力屈大壽與諸將欲降可綱不從大壽殺可綱遂出降是大壽於是時已降矣其後大壽仍爲明守錦州至崇禎十四年爲我朝

兵所困總督洪承疇率八大將救之大壽尙傳語云當
逼以車營勿輕戰承疇進兵大敗被圍於松山明年二
月城破承疇降三月大壽以錦州降事見邱民仰楊國
柱曹變蛟等傳是大壽先於崇禎四年已降後仍爲明
守錦州至十五年再降也而其先降後仍復反正固守
錦州之故則無明文惟邱禾嘉傳謂四年大凌之役大
壽生降請僞逃入錦誘降其城禾嘉在錦聞儼聲謂大
壽已潰圍出也遣兵迎之大壽入錦未得間禾嘉尋知
其納款狀乃密奏於朝而帝於大壽欲羈縻之弗罪也
只此一語略見其仍守錦州之故然究不明晰他傳又
不錯見其事又張國維傳崇禎十年以安慶池州太平

三府別設一巡撫以史可法任之而可法傳則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蘄州廣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是安撫所轄較國維傳稍廣蓋國維傳不過謂添設巡撫原不必詳叙其地耳惟陳奇瑜傳先已叙明遣劉明善擊斬金翅鵬及勦永寧之後又云分兵擊斬金翅鵬一傳中似重複而楊嗣昌傳則又云嗣昌出督師金翅鵬等來降按嗣昌督師在奇瑜之後或賊中號金翅鵬者有數人如高迎祥稱闖王李白成亦稱闖王也

去六喬允升劉之鳳二傳

喬允升傳崇禎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尙書十七人薛

貞以奄黨抵死蘇茂相半載而罷王在晉未任改兵部
去允升坐逸囚遣戍韓繼思坐議獄除名胡應台獨得
善去馮英被劾遣戍鄭三俊坐議獄逮繫劉之鳳坐議
獄論絞瘐死獄中甄淑坐納賄下詔獄改繫刑部瘐死
李覺斯坐議獄削籍劉澤源卒於位鄭三俊再爲尙書
改吏部去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麟坐議獄落職閒
往胡應台再召不赴繼其後者張忻賊陷京師與其子
庶吉士士端並降云而劉之鳳傳未亦有此一段文字
並一字不改此二傳一在第二百五十四卷一在第二
百五十六卷相隔只兩卷不及訂正蓋卷秩繁多纂修
諸臣不暇彼因叅訂故也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一

陽湖 趙翼 雲崧

明祖行事多彷彿漢高

明祖以布衣起事與漢高同故莫下士多以漢高事陳說於前明祖亦遂有一漢高在胸中而行事多彷彿之初起兵時問李善長平天下之策善長曰漢高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五年遂成帝業公濠產距浦不遠法漢高所爲天下不足定也李善長孔克仁傳亦謂帝嘗以漢高自期謂克仁曰秦政暴虐漢高以寬大馭羣雄遂有天下今羣雄蜂起皆不知修明法度此其所以無成也是帝一起事卽以漢高爲法今觀其初定都金陵方四

出征伐而已建都城宮闕極壯麗卽蕭何造未央宮之

例也

何治宮殿極壯麗帝怒以為天下新定何重勞吾民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帝悅乃徙居之

徙江南富人十

四萬戶於中都卽漢初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

氏田氏以實關中之例也

婁敬請徙二楚諸大族以實關中漢高從之徙者大餘萬戶

分封子

弟於各省以建屏藩卽漢初分王子弟以弟交王楚從

弟賈王荆從子凧王吳子肥王齊如意王趙文帝王代

之例也詔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

賜爵社士卽漢初賜民爵七大夫以上之例也甚至胡

藍之獄誅戮功臣亦彷彿蒞醢韓彭之例此則學之而過

甚者矣

明祖文義

明祖以遊丐起事目不知書然其後文學明達博通古今所傳御製集雖不無詞臣潤色然英偉之氣自不可

掩至如鳳陽皇陵碑粗枝大葉通篇用韻必非臣下代

年也此固其聰明天直然亦勤于學問所致下金華後

聘劉基宋濂在軍中朝夕討論固人所共知而其初取

滁州范常謁見卽畱置幕下有疑輒問至正十三年事渡江取太

平卽召陶安叅幕府十五年克集慶卽辟夏煜孫炎楊憲等

十餘人取鎮江聞秦從龍宿學卽令從子文正甥李文

忠以金幣聘致常書漆簡問答甚密又以從龍薦聘陳

遇侍帷幄呼爲先生而不名其取婺州卽辟范祖幹葉

儀笑沉許幹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戴良等十三

人會食省中分直講經史七計其時距起兵纔數年已

留意文事如此故文義已早通貫其見於諸臣傳者如

范常在幕下帝晏閒輒命儒臣列坐賦詩常每先成帝

笑曰老范詩質樸似其為人也見品類初下徽州朱允升

請留御書即親書梅花初月樓賜之雙與陶安論學術

賜之門帖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宋征

陳友諒過長沙王吳芮祠見胡閏所題詩大愛之閩鄱

陽戰勝與夏煜等草檄賦詩鬻宋濂不能飲帝强醉之

御製楚詞以賜又以良馬賜濂親製白馬歌濂此皆未

稱帝以前事也其後親為文賜臣下者毛騏安然陶安

之卒皆親為文祭之桂彥良遷晉王傅親為文賜之宋

訥謹書火燎其衣及脅親爲文戒之張九韶致仕親爲

文餞之

俱見各本傳

帝嘗言文章宜明白顯易通道術達時務

傳

閻曾曾文大悅曰閻陶凱文已起人意曾又如此文

運其昌乎

篇

以劉三吾主會試疑其有弊親撰策問覆

試

傳

是帝之能爲散文也帝嘗作詩命三吾和韻賜以

朝鮮玳瑁筆

傳

李膺振飢山東帝親作詩餞之

篇

以舊

韻出江左命樂韶鳳參考中原正音訂之名洪武正韻

傳

解縉疏言韻府出自元末陰氏本無足採陛下以其

便於檢閱故好之

篇

帝嘗出御製詩桂彦良朗誦殿陛

皆驚

傳

是帝之親風雅也帝建大本堂徵名儒教太子

於其中帝往講論置酒歡宴自作時雪賦徐達初封信

國公帝親製誥文云從予起兵於濠上先嘗擇日之心
來茲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末云太公韜畧當宏
一統之規鄧禹功名特立諸侯之上贊劉仲質改華蓋

殿學士帝親製誥文贊封十五時帝親草冊文召唐之

淳潤色之贊是帝之兼習駢體也帝嘗問太子漢七國

反事太子曰曲在七國帝曰此講官偏說耳景帝為太

子侍以博局殺吳王世子及為帝又聽晁錯之說黜削

諸侯此七國所由反也論內官則曰古之宦豎不過司

昏晨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臨朝以閹人為常侍等

官自是權傾人主閣內藏則以漢靈帝西苑唐德宗瑒

林大盈庫為戒諭翰林張信等以論思為職則引唐陸

贊皇李絳等為訓補戴德彛等亦然教官吳從權不

知民事則諭以胡瑗教諸生皆兼時務見本紀及各傳命劉基子

璟為閣門使諭之曰考宋制閣門使即儀禮司欲汝以

宣達為職也是帝之熟於史事也宋濂侍左右嘗召

講春秋左氏傳陳南賓進講洪範九疇後御註洪範

多採其說又嘗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書傳

相悖徵諸儒訂正之則帝并留意經學矣古來帝王

深通文義者代不數人况帝自幼未嘗讀書長於戎馬

間又未暇從事佔畢乃勤於學業遂能貫通如此固命

世雄才之一端哉

明初文字之禍

明祖通文義固屬天縱然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
疑誤殺人亦已不少朝野異聞錄三司衛所進表箋皆
令教官爲之當時以嫌疑見法者浙江府學教授林元
亮爲海門衛作謝增俸表以表內作則垂憲誅北平府
學訓導趙伯寧爲都司作萬壽表以垂子孫而作則誅
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爲按察使撰賀冬表以儀則天
下誅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爲布按作正旦賀表以建中
作則誅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爲本府作正旦賀表以睿
性生知誅澧州學正孟清爲本府作賀冬表以聖德作
則誅陳州學訓導周冕爲本州作萬壽表以壽域千秋
誅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爲本府作謝賜馬表以遙瞻帝

扉誅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爲本縣作正旦賀表以取法
象魏誅亳州訓導林雲爲本府作謝東宮賜宴箋以式
君父以班爵祿誅尉氏縣教諭許元爲本府作萬壽賀
表以体乾法坤藻飾太平誅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爲本
府作賀立太孫表以永紹億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誅
蓋則音嫌於賊也生知嫌於僧也帝屏嫌於帝非也法
坤嫌於髮髡也有道嫌於有盜也藻飾太平嫌於早失
太平也間中今古錄又載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
天之下天生聖人爲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
僧也以我嘗爲僧也光則薙髮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
之禮臣大懼因請降表式帝乃自爲文播天下又僧來

復謝恩詩有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按是時文字之禍起於一言時帝意右文諸勲臣不平上語之曰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諸臣曰但文人善譏訕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撰名則曰士誠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覽天下章奏動生疑忌而文字之禍起云

明初文人多不仕

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者丁野鶴戴良之不仕以不忘故國也他如楊維禎以纂以樂書徵至京師畱百餘日

乞骸骨去宋濂送之詩所謂白衣宣至白衣還也胡翰
應修元史之聘書成受資歸趙堽陳基亦修元史不受
官賜金歸張昱徵至以老不仕陶宗儀被薦不赴王逢
以文學徵其子掖爲通事司叩頭以父年高乞免乃命
吏部符止之蓋是時明祖懲元季縱弛一切用重典故
人多不樂仕進解縉疏云陛下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
日無過之人出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刑部者無枉直
之判練子寧疏云陛下以區區小過縱無窮之誅何以
爲治葉伯臣疏云取士之始網羅無遺一有蹉跌苟免
誅戮則必在屯田築城之科不少顧惜此可見當時用
法之嚴也武臣被戮者固不具論卽文人學士一授官

職亦罕有善終者宋濂以儒者侍帷闈十餘年重以皇
太子師傅尚不免茂州之行何況疎逖素無恩眷者如
蘇伯衡兩被徵皆辭疾尋爲處州教授坐表箋誤死郭
奎參朱文正軍事張孟兼修史成仕至僉事傅恕修史
畢授博野令後俱坐事死高啓爲戶部侍郎已放歸以
魏觀上梁文腰斬張羽爲太常丞投江死徐賁仕布政
下獄死孫賈仕經歷王蒙知泰安州皆坐黨死其不死
者張宣修史成受官謫驛丞楊基仕按察謫輸作烏斯
道授石龍令謫役定遠此皆在文苑傳中當時以文學
授官而卒不免於禍宜維禎等之不敢受職也

胡藍之獄

漢高誅戮功臣固屬殘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韓彭至
欒布則因其反而誅之盧綰韓王信亦以謀反有端而
後征討其餘蕭曹絳灌等方且倚爲心膂欲以托孤寄
命未嘗概加猜忌也獨至明祖藉諸功臣以取天下及
天下既定卽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
古所未有蓋雄猜好殺本其天性如胡大海方宜力漸
東其子在都犯酒禁卽手刃之曰寧使大海叛我不可
使我法不行趙仲中守安慶陳友諒陷其城仲中走還
常遇春請原之帝曰法不行無以懲後遂誅之可見其
剛決之性矣又漢光武唐太宗定天下時方年少計身
老則諸功臣已皆衰歿宋太祖年雖長而恃有弟可以

馭諸臣故皆務保全至明祖則起事雖早而天下大定
則年已六十餘懿文太子又柔仁懿文死孫更孱弱遂
不得不為身後之慮是以兩興大獄一網打盡此可以
推見其心迹也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同誅者不
過陳寧涂節數人至胡黨之獄則在二十三年距惟庸
死時已十餘年豈有逆首已死同謀之人至十餘年始
敗露者此不過借惟庸為題使獄詞牽連諸人為草薶
禽獮之計耳胡黨既誅猶以為未盡則二十六年又興
藍黨之獄于是諸功臣宿將始盡惟庸死時反狀猶未露洪武十
九年林賢獄成謂惟庸曾遣之
入海通倭其事始著二十一年征沙漠獲惟庸昔所遣往故元通書之封績二十
三年發訊逆謀乃人著云見奎善長傳藍玉恃功粗暴二十六年錦衣衛蔣瑄告
玉反下吏訊獄詞云玉同曹瑩謀變將
伺帝出積籍時與事乃族誅見玉傳
今按坐胡黨而死者李善長

陸仲亨唐勝宗費聚趙庸鄭遇春黃彬陸聚金朝興葉

昇毛騏李伯昇丁玉鄧愈之子鎮及宋濂之孫慎濂亦安
置茂舟

身已故而追坐爵除者顧時其子敬
坐死楊璟吳禎薛顯郭興

陳德王志俞通源梅思祖朱亮祖華雲龍其子中
坐死坐藍黨

而死者傅友德曹震張翼朱壽何榮詹徽傅文文察罕

納哈出
之子張溫陳桓曹興黃輅湯泉馬俊王誠聶緯王銘許

亮謝熊汪信蕭用楊春張政祝哲陶文茹鼎等身已故

而追坐爵除者桑世傑其子敬
坐死孫興祖其子恪
坐死何榮其子榮貴
友皆坐死

韓政其子勳
坐死濮英其子璣
坐死曹良臣其子泰
坐死此皆見於列傳者胡

獄有昭示奸黨錄族誅至三萬餘人藍獄有逆臣錄族

誅至萬五千餘人今三錄不可考而胡藍二傳備載其

數此外又有非二黨而別以事誅者廖永忠功最大以僭用龍鳳諸不法事賜死汪廣洋雖不入胡黨帝追念其在江西曲庇朱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奸遂賜死周德興年最高以其子亂宮并德興賜死王弼已還鄉又召人賜死胡美因女爲貴如偕子壻亂宮并美賜死李新謝成別以事誅死文臣以事誅者又有茹太素以抗直不屈死李住魯以諫帝惑僧言命武士摔死於階下王樸張衡俱以言事死孔克仁陶凱朱同俱坐事死於是文臣亦多寃死帝亦太忍矣哉明史於諸臣傳惟藍玉畧見其粗暴取禍之由他如馮勝傅友德等但叙其戰功而未卽結之以賜死明見其死之不以罪李善長

佐明祖起兵位至上相封公年七十有七全家誅戮傳
中既附著其鍛鍊之爰書又載王國用爲之辨雪一疏
以深著其寃湯和亦被猜而竟得良死則傳末謂當時
公侯坐姦黨無得免者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而深爲
之幸皆以見明祖之猜忌好殺可知立傳之用意也

涂節汪廣洋之死

胡維庸傳惟庸與陳寧涂節謀起事洪武十三年正月
涂節上變告惟庸帝大怒命廷臣訊惟庸詞連寧節廷
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不可不誅乃誅惟庸
寧并及節是節本與惟庸同謀逆者也然汪廣洋傳洪
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節言劉基爲惟庸毒死是節

於未告變之前已劾惟庸則非素與維庸同謀者矣蓋
維庸恨其告變而反誣以陷之耳又廣洋傳帝問維庸
壽劉基事廣洋對曰無有帝怒其朋欺貶廣南又追怒
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奸乃賜救誅之
是廣洋之死以朱文正楊憲二事也而維庸傳則云占
城貢使至維庸廣洋不以聞中官出見之人奏帝怒責
維庸廣洋未幾賜廣洋死是廣洋又因匿貢使而死矣
二傳殊不畫一匿貢使之事維庸廣洋同罪不應獨罪
廣洋則廣洋之死究以文正楊憲二案也

明祖晚年去嚴刑

明祖懲元季縱弛特用重典馭下稍有觸犯刀鋸隨之

時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爲

又活一日

皇李

法令如此故人皆重足而立不敢縱肆蓋

亦整頓一代之作用也然其合李善長劉基等定律則

又斟酌輕重務求至當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罪囚刑部

都察院詳議大理寺覆讞然後奏決二十年焚錦衣衛

刑具以繫囚付刑部二十八年又詔曰朕起兵懲創奸

頑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後嗣止循律典不許用黥刺

荆劓闔割之刑臣下敢以請者寘重典又嘗與懿文太

子出郊親指道旁荆楚謂大子曰古人用此爲橫刑以

其能去風雖傷不殺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兒當念之

是帝未嘗不慎重刑獄蓋初以重典爲整頓之術繼以

忠厚立久遠之規固帝之深識遠慮也

明祖多養異姓爲子

養異姓爲子始於唐之宦官其後宋全忠李克用李茂
典王建等亦用以創國蓋羣雄角立時部下多易於去
就惟撫之爲家人父子則有名分以相維恩誼以相浹
久之亦遂成骨肉之親以之守邊禦敵較諸將帥尤可
信也明祖初起以匹夫舉事除一姪正一甥忠外更無
期功強近之親故亦多養異姓子幼而撫之長卽命偕
諸將分守往往得其力何文輝傳云周舍守鎮江道舍
守寧國馬兒守婺州柴舍真童守處州金剛奴守衢州
皆義子也按尉舍卽沐英少孤從母避兵母又死太祖

與高后憐之撫爲子軍中亦乎沐舍後以功復姓道舍
鯉何文輝太祖初下滁州得之年十四撫爲子馬兒卽
徐司馬揚州人年九歲無所依太祖養爲子後立功亦
復姓柴舍卽朱文剛與耿再成同守處州苗帥之亂文
剛欲聚兵殺賊不及而死金剛奴無考又有朱文遜史
不傳其小字亦以養子死太平之難又平安傳安亦太
祖養子少驍勇力舉數百斤沐英傳又言太祖養子凡
二十餘人今皆無考

明初徙民之合

明祖初定鼎嘗遷蘇松杭嘉湖民之無田者往耕臨濠
官給牛種免賦三年成祖亦徙太原平陽澤潞遼沁丁

多田少及無田之家以實北平用閒民耕曠土固善政也然明祖又嘗徙江南富民十四萬戶於中都又命戶部籍浙江等九省及應天十八府富民萬四千三百餘戶以次召見徙其家於京師謂之富戶成祖因之亦徙直隸浙江民二萬戶於京師充倉腳夫又徙應天浙江富民三千戶充北京宛大二縣廂長附籍京師仍應本籍徭役日久貧乏逃亡輒選其本籍殷戶補之俱見食貨志謂明祖初意本效漢時徙民實關中之制其後遂爲厲階云按黃潤玉以父在徙申請以身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壯乃使之旋舉順天鄉試

明分封宗藩之制

明祖初定天下分封諸子於各省各府蓋仿漢晉六朝
及有元之制而參酌之外以壯藩衛而實無專權其有
才者如燕晉諸王或統兵以鎮邊塞然不爲例其分封
內地者不過設三護衛不至有尾大不掉之患其用意
亦深遠也然其後日久而弊日甚一在以王府之尊而
居于外郡則勢力足以病民一在支庶蕃衍皆仰給縣
官不使之出仕及別營生理以至宗藩旣困而國力亦
不支考唐初亦封諸王於外迨武后廢殺諸王後開元
以來諸王皆居京師而支庶得自奮於功名如宗室爲
宰相者至有十餘人其出仕於外如嗣虢王巨嗣吳王
祇當國家寇亂時俱能守郡掌兵爲國宣力此法之最

善者也今觀明制藩王之體統極尊以極尊之體統處於外郡則有如谷王樵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藏匿亡命長史虞廷綱諫則誣以罪而磔之又如伊王世子典樸多持官吏短長不如旨必搆之使去至御史行部不敢入城樸要而笞之官吏往來率紆道疾過猶使人追入責以不朝朝者亦辱以非禮宮牆壞奏請修築則奪附近民居以廣其宮索郎中陳大壯屋不肯則使數十人從大壯臥起奪其飲食大壯遂饑死閩河南府城女子選七百餘人西尤麗者九十餘人勒其家以金贖宸濠未反時亦強奪民間田宅子女養羣盜閩廿四凌十一等劫財江湖間有司不敢問甚至楚宗華越許楚

王華奎之案以巡撫趙可懷庇華奎楚宗人遂擊死可懷此其恣橫無忌肆害官民皆由以藩王之尊居下外郡莫敢抗拒故也而國家之所以防閑宗藩者則又禁例太密蓋自成祖以燕邸起兵得位繼以高煦寘鐺宸濠先後謀不軌遂設爲厲禁所以箝制之者無不至明史諸王傳贊謂出城省墓亦須奏請二王俱不得相見今按襄王瞻墀自長沙徙封過安陸見其弟梁王瞻埶流連不忍去臨別痛哭謂此生不得復見矣此二王不相見之制也天順中瞻墀奉旨入朝英宗以其尊屬特命歲時得與諸子出城遊獵可見非特旨則不得出城也宏治中周太后思見其次子崇王見澤特召之視岳

奏自宣德以來除襄王一入朝外無親王朝見之事乃

不果召萬歷中鄭貴妃不欲其子福王之國以畱過李

太后壽節為詞太后曰吾潞王亦可以壽節來乎潞王李 太后次

子神宗 親弟此可見一受封即入朝亦不得也甚至土木之變

韓王子冲烱勤王赴京亦以敕止之寇入河套冲烱願

率子婿擊賊亦不許崇禎中京師戒嚴唐王聿鍵倡義

勤王反被詔切責削為庶人錮之鳳陽是雖赴國家之

急亦不得也而法之尤不善者在乎支庶日蕃待仰歲

祿而別無出任及謀生之路宗支既多窮迫而國力亦

以坐困明史表序謂親王或可自存郡王至中尉空乏

尤甚蓋親王歲祿既多洪武九年初定親王歲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 緡布黠茶馬草各有支給二十八年更定親王

祿猶萬石郡王五千石鎮國將軍以下以二百石百石遞減

其護衛軍及儀衛司人役并樂戶

之類俸餉皆支於官

楚王孟炫請納還兩護衛以省國力是護衛餉給自官也德王祐榕以儀衛司缺額乞除王補之還撫邵錫徽補充者勿給餉且儀衛司木給餉也郡王有事用鼓吹也親王別城是

居者假鼓吹子有司與親王同城者假樂戶于長史可是親王猶有樂戶也是

親王之分例本屬豐厚且初封時歲祿外又有草場灘

地之賜如英宗子見濤就藩德州請齊漢二庶人所遺

束昌兖州閒田及白雲景陽廣平三湖地憲宗悉與之

神宗子潞王就封請得景藩故籍田產多至四萬頃福

王之國亦援例以請而版籍已定尺寸皆奪之民間不

得已減半中州田不足則取山東湖廣田益之又奏乞

張居正入官田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州四川鹽井權

茶銀又請准鹽于三百引設店洛陽售賣至為禁食河

東鹽以聽鬻賣此親王富厚之大概也蓋親王初封爵出藩皆帝王愛子故歲祿外有此別給其後嫡子孫襲親王爵者卽世其產是以富厚如此至親王之支子孫封爲郡王及鎮國奉國將軍中尉者不能分此私產惟恃歲祿爲衣食而生齒日繁國力不給嘉靖中御史林潤言天下財賦歲供京師米四百萬石而各藩祿米至八百五十三萬石卽無災傷蠲免亦不足供祿米之半年復一年將何以支此可見國家養給各藩之竭蹶也于是議者有減歲祿限宮媵限支子之請明史諸王世表序謂支屬承桃者親王無旁推之恩羣從繼世者郡封絕再襲之例以及名婚不時有明禁本折互支無常

期嘉靖四十四年乃定郡王將軍七分折鈔中尉以下
六分折鈔郡縣主儀賓等八分折鈔而宗藩之貧困極
矣此皆由宗藩支庶仰食于官不使之出仕又不許其
別營生計以致坐斲如此靳學顏疏所謂唐宋宗親或
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不農不仕吸民
膏髓是也程紹傳宗室爲盜窟穴紹列上其狀則更入
不肖嘉靖中宗室祐樾請除宗人祿聽其以四民業自
爲生賢者應科目試不許直至萬歷中宗室戴埴請宗
室皆得儒服就試中式者視其才器中外職兼用始允
行之

按陳子壯傳崇禎帝下詔授祖訓郡王子孫文武堪
任用者得考驗授職是祖訓原有宗藩出仕之例

其後崇禎中中

部知縣名新堞者守城死流賊之難雲南通判壽錫當

孫可望兵至知不免乃張蓋往見之行三揖禮曰謝將軍不殺不掠之恩可望欲降之不從遂遇害鞏昌通判

廷璋署秦州城陷為賊所執使之跪叱曰我天朝宗姓

也今日惟求一死賊遂殺之宗室諸王傳又寶豐知縣朱由楨

密縣知縣朱敏汀亦皆以宗貢生出仕死流賊之難武夫

此皆萬歷以後許宗人應試得官者也向使早如唐制

宗人各有進身之路則平時既無坐食廩祿之費一旦

有事或亦有如虢王吳王之為國立功未嘗不可收藩

維之助乃直至末造始開入仕之途而已無及矣豈非

立法之最不善者哉何如龍傳宗藩婚嫁命名例請於朝貧者為部所稽萬歷末至崇禎中積于數有白首不能完家室

骨朽而尚未命名者如龍為禮部尚書
特為表誦實宗得姓者六百餘人

明官俸最薄

明初百官之俸皆取給於江南官田其後令還田給祿
洪武十三年已定文武官祿米俸鈔之數二十五年更
定官祿正一品月俸米八十石從一品至正三遞減
十三石從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
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從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
六品八石正七品至從九遞減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後
爲永制洪武時官全給米間以錢鈔兼給錢一千鈔一
貫抵一石其時鈔尙貴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卑者支米十之
七八九品以下全支米後折鈔者每米一石給鈔十貫
時鈔已賤故又凡折色俸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

孔友諒傳疏言大小官自折鈔外月米不過二石此宣德中事也又李賢傳正統以前北京漕運少各言月支米一石李賢疏言降人居京師者實支十七石五斗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者實支僅一石是一降人當京官十七員半矣

成化七年戶部鈔少乃以布估給布一匹當鈔二百貫是時鈔一貫僅值錢二三文

而米一石折鈔十貫是一石米僅值二三十錢也布一

匹亦僅值二三百錢而折米二十石是一石米僅值十

四五錢也明史食貨志謂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顧寧人謂其弊在予以鈔折米又以布折鈔以致如此

其後又定有折銀之例成化遷都北京以漕運不便百官俸米皆令赴南凡官俸

其百官俸米值農後賣與商人赴領每石止值銀一二兩周忱以江南正苦糧重建議量折銀每石銀四錢以充百官俸折銀之例始此

有二曰本色曰折色其本色又有三曰月米曰折絹米

曰折銀米月米不問官大小皆一石折絹者絹一匹當

銀六錢折銀者銀六錢五分當米一石比從前以布折鈔之例稍優矣其折色亦有二曰本色鈔曰絹布折鈔本色鈔二十貫折米一石絹布折鈔絹一匹折米二十石布一匹折米十石一品者本色僅十之三遞增至從九品本色乃十之七此有明一代官俸之大畧也

會典國初金花銀解南京供武俸正統初始改解內庫除武帶外皆御用是武官俸早已給銀

按李長庚傳據

明宮殿比數次被灾

永樂五年始建北京宮殿八年北征還即受朝於奉天殿是奉天殿先成十八年各宮殿皆落成詔改京師為南京北京為京師十九年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灾二十年乾清宮亦燬自後未嘗營葺故仁宗即位將還

南京詔改北京諸司悉稱行在直至正統四年始修建
北京宮殿六年十一月乾清坤寧二宮及三殿俱告成
乃定都北京詔文武諸司不得稱行在正德九年正月
乾清宮災遣使採木於湖廣因工作大加天下賦一百
萬十六年十一月乾清宮始造成嘉靖三十六年三殿
又災四十一年九月三殿告成改奉天曰皇極華蓋曰
中極謹身曰建極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災二
十五年皇極中極建極三殿災三十年重建乾清坤寧
二宮三十二年三月乾清宮成天啓六年九月皇極殿
成七年八月中極建極殿成崇禎十七年四月二十九
日宮殿又爲流賊李自成所燬統計明代北京三殿兩

宮各四次被灾

本紀及楊廷和喬宇沈一貫陳子陞張位等專

明正后所生太子

明諸帝惟成祖景帝世宗莊烈帝由藩邸入繼大統未嘗身為皇太子世宗晚年以忌諱未立儲光宗甫登極卽病亦未立儲其餘則無有不立太子者太祖立馬后長子爲皇太子未卽位薨是爲懿文太子又立太子如呂氏所生子爲皇太孫是爲建文帝靖難兵至崩于火建文登極時亦立查后長子文奎爲皇太子兵至不知所終此正后正如所生太子皆不吉也仁宗母係仁孝徐后宣宗母係誠孝張后此則正后所生太子獲享國者然二帝生時在藩邸母尙未立后英宗由太子卽位

則本宮人子而孫后養爲己子者也憲宗由太子卽位其母則周貴妃也孝宗由太子卽位其母則李淑妃也惟孝宗登極後冊妃張氏爲皇后宏治四年生武宗立爲皇太子此乃旣爲后後所生之太子爲有明一代盛事世宗以後穆宗母則杜康妃也神宗由太子卽位其母則李貴妃也光宗由太子卽位其母則王恭妃也熹宗母則王選侍也莊烈帝母則劉賢妃也至莊烈帝登極冊周如爲后明年生慈煇立爲皇太子此亦旣爲后後所生之太子武宗後僅此而已統計有明一代正位中宮後所生儲貳惟武宗及慈煇二人然武宗雖爲帝而盤游無度幾亂天下身後又無子慈煇遇國變不知

所終是正后所生太子更不吉也他如景帝立子見濟
為皇太子統如所生憲宗先立祐極為皇太子魏世宗先立載
整為皇太子正貴妃所生皆早薨此則雖非正后所生亦皆不
吉矣立嫡建儲古今合典乃時會遷流有不可以常理
論者明代諸臣嗷嗷以爭國本為第一大事其亦未博
觀於歷代繼述興亡之故也哉

明宮人殉葬之制

明史后妃傳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建文永樂時相繼
優卹如張鳳李衡趙福張璧汪賓諸家皆世襲錦衣衛
千百戶人謂之太祖朝天女戶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然
其見於后妃傳者宣宗崩嬪何氏趙氏吳氏焦氏曹氏

徐氏袁氏諸氏李氏何氏皆從死正統元年皆追加贈
諡冊文曰茲委身而蹈義隨龍馭以上賓宜薦徽稱用
彰節行此可見當時宮嬪殉葬之例也景帝以邲王薨
猶用其制至英宗遺詔始罷之按周王有燬傳有燬死
英宗賜有燬書曰王在日嘗奏身後務從儉約如夫人
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遣歸云云帝之除殉葬
蓋本於有燬之奏也然有燬死如鞏氏夫人施氏歐氏
陳氏張氏韓氏李氏皆死殉詔諡如貞烈夫人貞順蓋
帝賜書未到已先死矣又可見當時宮人殉葬各王府
皆然不特朝廷也香齋錄載英宗臨崩召憲廟謂之曰
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分復爲遂爲

定制

明代選秀女之制

明史載明祖之制凡天子親王之后妃宮嬪慎選良家

女為之進者弗受故妃后多採之民間國初惟成祖仁

孝皇后為徐中山女其時法制未定也

明祖初為懿文太子冊
寓遇春女為妃未幾又

冊呂本女為太子妃又初為秦王掖納王保保
妹為妃繼又以鄧愈女為妃皆前代故事所無

嗣後則多出民間故每

新君登極有選秀女之謠明稗類抄成化中命婦入朝

尚書施純妻甚端麗皇太后諦視久之顧左右曰曩選

妃時何不及此人又湧幢小品憲宗選妃江南嘉興姚

善女在選中髮不盈尺過吳江二十里一夕髮頓長八

尺故其地遂名八尺後人宮生皇第九子壽王冊封端

懿安妃又四友齋叢說武宗南巡至揚州知府蔣瑤力拒嬖倖江彬等彬傳旨要選秀女瑤曰正知府有三女民間並無彬遂語塞又趙爾沂劉大姑傳大姑京師人光廟在青宮時詔選元妃大姑與郭后及后女弟同入選郭后選中后女弟及大姑賜金幣還凡落選女子貴家爭聘致爲重后女弟遂爲成山伯夫人大姑獨不肯嫁貴戚納聘悉却之謂母曰被選後與今元妃同臥起三月外間何等子乃議婚耶遂守貞以歿此皆前明選秀女故事也于慎行筆塵云此事祖宗自有深意漢宣帝許后起微時故爲后從官輿服甚儉及霍后立賞賂勳以千萬計且不特此也來自民間則習見閭閻生計

可以佐人君節儉之治若必出於勲舊則勲而兼戚戚
而兼勲王氏禍漢賈氏禍晉可爲前鑒本朝選駙馬亦
然非但不由勲舊并不由仕宦其意深遠矣 云 今按
明代選秀女之制亦非通行天下大概多在京師附近
之處初兩京並重故妃后尙有南人如宣宗胡后濟寧
人孫后鄒平人吳妃丹徒人郭嬪鳳陽人英宗錢后海
州人憲宗王后武宗夏后皆上元人世宗方后江寧人
是也然地近則易採選故英宗周妃昌平人景帝汪后
及憲宗吳后皆贛天人世宗杜妃 穆宗生母 大興人穆宗李后
昌平人陳后通州人李妃 神宗生母 鄴縣人神宗王后餘姚人
而生於京師鄭貴妃大興人光宗郭后順天人玉妃 熹宗生母

順天人劉妃

莊烈帝生母

海州人而籍宛平莊烈帝周后蘇州

人而家於大興蓋有明中葉以後選妃多在京師不及

遠方恐滋擾也

陳子龍傳視持之去閭里

王立於南都中使四出凡有女之家黃紙粘額即騷然子龍上疏方諫可見選秀女之騷擾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人', '家', '於', '大', '興', '蓋', '有', '明', '中', '葉', '以', '後', '選', '妃', '多', '在', '京', '師', '不', '及', '遠', '方', '恐', '滋', '擾', '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西', '華', '婦', '王', '丹', '獻', '新', '貢', '刀', '欲', '管', '河', '澤', '前', '製', '本', '國', '置', '置', '本', '自', '以', '於', '人', '族', '漸', '創', '立', '改', '法', '必', '出', '外', '國', '取', '製', '並', '其', '外', '本']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三

陽湖 趙翼 雲崧

明初吏治

明史魏觀等傳贊云太祖起閩右稔墨吏爲民害嘗以極刑處之然每旌舉賢良以示勸不專任法也嘗遣行人齎敕賜平陽令張礎建陽令郭伯泰旌其治行又或因士民之請留良吏輒進秩留任并有坐事被逮部民列善狀上聞亦復其官且轉加超擢者旣擢矣而其人改節易操則又重法繩之所以激勸者甚至故一時吏治多可紀今循吏傳可考也天下府州縣官來朝帝論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因如初飛之鳥不可拔其

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在安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爾等當深念之又嘗論戶部國家賦稅已定樽節用度自有餘饒使民得盡力農桑自然家給人足何事聚斂也沿及成祖仁宣英景憲孝諸帝亦皆加意吏治其有政績卓著往往特敕獎之如成祖之於史誠祖仁宋之干劉綱是也諸良吏秩滿當遷或呈誤罷黜亦多因部民之請俾進秩視事往往至二三十年不易其有因而作奸者如永寧稅課使劉廸結耆老請畱漢中同知王聚求屬吏保奏則又斥譴隨之

皆官宗時專

閣

數年輒遣大臣分往各直省考察官吏嚴其黜陟而緊望之地則特詔大臣各舉所知以爲守令如宣德中先

擇京官九人爲郡守繼擇二十五人爲郡守正統中擇
京官十一人爲郡守後多爲良吏爲名臣蓋朝廷旣以
吏治爲重中外大臣亦無不留意人才仁宗詔各舉所
知郎中况鍾以張宗璉薦帝問楊士奇士奇曰宗璉實
賢臣與王直將舉之不意爲鍾所先耳其後况鍾之出
守則蹇義胡濙所薦也翟溥則魏源所薦也李湘則胡
濙所薦也李信圭之知蘄州則張敞所薦後守處州則
金濂所薦也吉水令錢一本罷官郡人胡廣在朝力保
之遂復職楊榮當國時其家人犯法邑令魯穆嚴懲之
榮反以爲賢而薦於朝其時朝臣之汲引如此在外大
吏亦多持心公正如葉宗人爲錢塘令人呼爲一葉清

其死也按察使周新哭之田鐸知蓬州巡按御史過韓境無所受者知其下無冤民遂薦之擢廣東僉事此又外省舉不之大概也且是時吏部考察之權最重蹇義王直馬天升先後長部事尤以獎廉黜貪爲要史稱蹇義慎擇守令考察明恕而王直察舉天下廉吏以范衷爲第一翟溥秩滿到部以年老乞休侍郎趙新舊嘗爲其上司曰此江西第一賢守也遂不聽其去旬容令徐九思爲巡撫所劾吏部尙書熊浹知其賢特留之此又吏部之能擇人而任也

坐覺
彙傳

一時風氣如此故爲守令

者無不潔已愛民耻于清議循吏傳序云洪武以來吏治澄清者百餘年當英宗武宗之際內外多故而民心

無土崩之虞由吏鮮貪殘故也嘉隆以後吏部考察之法徒爲具文而人皆不自顧惜撫按之權太重舉劾惟賄是視而人皆貪墨以奉上司於是吏治日媮民生日蹙而國亦遂以亡矣後人徒見中葉以來官方隳裂吏治窳敝動謂衰朝秕政而豈知其先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幾有兩漢之遺風且駕唐宋而上哉今就明史各列傳及循良傳關於勸懲者條摘於左

因部民乞畱而畱任且加擢者

漢書循吏傳贊宣帝以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關內侯公卿缺則

選用之故漢世良吏於斯爲盛是古來重吏治者多以
久任爲效明太祖亦嘗徃之興化丞周舟已擢吏望王
事民乞畱乃遣還丹徒令胡夢通丞郭伯高金壇打李
思進歸安丞高彬曹縣簿劉郁衡山簿紀惟立皆坐事
當逮民詣闕言多善政帝竝復其官惟正并擢叅議永
州守余彥誠齊東令鄭敏等十人坐事下獄者民列政
績以聞皆復官并賜耆民道里費縣令沈昌周榮等四
人并擢郡守此太邕時事也洪宣正統間秩滿奏畱者
又有邵陽令孫浩長清令薛慎吳橋令吳原博野令陳
哲泰安令暢宣楊山令劉伯吉會寧令郭完貴溪令徐
士宗常熟令郭而平山令張璟藁城令徐榮安福令何

澄桐鄉令田玉以上皆沉鍾守蘇州丁母憂郡民詣闕乞

留詔起復秩滿當遷部民二萬餘人乞留巡按奏聞詔

進三品仍視府事陳本深守吉安滿秩當遷亦因部民

請進三品秩視事後聞衙前民家嫁女鼓樂聲笑曰此

我來時乳下兒也今且嫁我尚爾此乎乃請老去凡在

吉安十六年羅以禮守西安丁憂去代者不稱職部民

追思乞於朝詔起復視事歲滿亦進秩留任莫愚守常

州秩滿亦進秩留任陳敏知茂州累加秩至右叅政仍

視州事在州二十餘年秩既高諸監司郡守反在其下

項忠為陝西按察使九載滿當入都軍民乞留詔還任

張瑄為廣東左布政使考滿軍民乞留巡撫陳濂奏聞

乃仍故任于謙撫河南山西左遷大理寺少卿兩省吏

民千餘人乞留英宗命仍撫兩省以上見各本傳陳復知杭州遭

喪部民乞留詔起復見耿九疇傳其後有乞留不允者郭璣為

吏部尚書慮其中有妄者請覆實從之自是遂為例璣傳

郭登守衢州坐累徵耆老數百人伏闕乞留不聽吳訥

巡按貴州將代還部民詣闕乞留詔不許亦見各本傳宣宗因

劉廸生聚之邀吏民保留自後部民乞留者率下所司

核實蓋久則繁生不得不隨時變法也

特簡廷臣出守

唐元宗開元十三年帝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

人為刺史命宰相諸王餞之御書十韻詩以賜此特簡

廷臣出守故事也明宣德五年五月擇廷臣九人爲知

府趙豫松江况鍾蘇州羅以禮西安莫愚常州邵旻武

昌馬儀杭州陳本深吉安陳鼎建昌何文淵温州皆賜

勅乘傳行皆見循吏傳及本傳是年十一月又擇廷臣二十五人爲

知府李驥河南王瑩肇慶徐鑑瓊州許敬軒汀州鄭恪

寧波王昇撫州英宗正統元年亦擇廷臣十一人爲知

府王源潮州李湘懷慶翟溥南康皆見循吏傳餘無者

遣大臣考察官吏

明初以十五布政使分治天下永樂初遣給事中御史

分行天下有司奸貪者逮治其後又遣塞義等二十六

人巡行天下按撫軍民還朝不爲例能概傳贊尋又遣郭敦以

禮部侍郎偕給事中陶衍巡撫順天

時未有巡撫官此係特設考察官吏

吾紳

以刑部侍郎奉敕考察兩廣福建方面官有故人官叅

政者黜之

吾紳傳

正統初又分遣大臣考察天下方面官劉

辰往四川雲貴悉奏罷其不職者

劉辰傳

徐琦奉命與工部

侍郎鄭辰考察南畿官吏黜不法者三十人

徐琦傳

段民為

左叅政奉命與巡按考州縣吏廉墨以聞

景泰傳

中亦

遣大臣行天下黜陟有司禮部侍郎鄒幹至山西黜布

政使以下五十餘人巡撫朱鑑請召幹還幹并劾鑑

朱鑑傳

時已設巡撫又遣大臣考察重吏治也

按遣大臣考察官吏本漢唐故事後漢書周舉傳時

以吏治多弊詔遣八使巡行風俗選素有威名者周

舉杜喬周栩馮羨樂巴張綱郭遵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贓罪者驛馬上之墨殺以下便卽收舉清忠宜表異者以狀上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天下號爲八俊唐太宗亦遣大理孫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自臨決牧守以賢能進擢者二十人死罪七人流以下及黜免者數百人已又頻遣使考察元宗亦命尙書席豫等分道黜陟金源亦有此制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宗羅傳世宗卽位凡數歲一遣使故大定之間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爲小康已見金史條內劉球所謂考察久不舉行故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蓋承平日久吏治玩弛遣

大臣嚴考核以黜陟之固亦整飭吏治之一法也然亦視乎所遣之人何如如元順帝時亦嘗遣使巡行官吏有罪者四品以下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處決民間一切利害聽舉行如成導奉使山東淮北擢廉吏九人黜貪懦者二十一人蘇天爵奉使京畿糾劾者九百四十餘人當時有包韓之譽見在吏各本傳固亦皆能奏劾然據陶宗儀輟耕錄當時奉使者多挾勢取賄民間謠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又永樂中鄒緝上言貪官汚吏徧布內外朝廷每遣一人卽是其人養活之計有司承奉惟恐不及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賄賂其後梁廷棟亦言巡按御史之

弊盤查訪緝餽遺謝薦有司所出多者二三萬金國
家多一巡方天下加派百萬是則察弊適以滋弊又
在乎簡用之得人矣

重懲貪吏

洪武十八年詔盡逮天下官吏之爲民害者赴京師築

城

孝義傳朱
興傳內

帝初卽位懲元政弛用法太嚴奉行者重

足而立

同禮
傳

官吏有罪笞以上悉謫鳳陽屯田至萬餘人

誓

又按草木子記明祖嚴於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

赴京陳訴賍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仍剝皮實草
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爲剝皮之場名曰
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

警心

後海瑞疏亦舉太祖剥皮囊及洪武中所定枉法贓八十貫論絞之律以規切時政見瑞傳

法令森嚴百職釐

舉祖訓所謂革前元姑息之政治舊俗汚染之徒也

按元世祖籍阿合馬家有人皮一張後誅阿合馬之

子阿散亦剥其皮是元代已有此非法之刑

明大臣久任者

承樂以後數十年中大臣多有久於其位者楊士奇在內閣四十三年雖其始不過為學士然已預機務後加至公孤始終在樞地不出內閣一步古來所未有也同時直內閣者金幼孜三十年楊榮三十七年楊溥二十二年六卿中蹇義為吏部尚書三十四年夏原吉為戶部尚書二十九年胡濙為禮部尚書三十二年耆艾滿

朝老成特迹蓋劫運之後必有一番太和元氣周浹宇
宙諸臣適當其隆故福履康強身名俱泰當時朝廷之
上優老養賢固可想見而諸臣龐眉白首輝映朝列中
外翕然稱名臣無異詞其必有以孚衆望者矣若專寵
利而竊威權如萬安爲相十九年劉吉爲相十八年已
叢物議至嚴嵩爲相二十一年遂入奸臣傳爲千載唾
罵則三楊蹇夏諸人宿德重望始終無玷固不可及也
按三楊同時在內閣者又有黃淮胡廣皆十六年其
後李東陽十八年徐階十七年而蹇夏後又有呂震
爲禮部尙書十九年馬文升歷各部尙書二十二年
王直王翱爲吏部尙書各十五年亦皆久於其位名

實相稱至明之未造揆席如傳舍臺省如踐更崇禎
帝十七年中易相五十餘人刑部尙書十七人喬允兵
部尙書十四人張鷹總督被誅者七人鄭崇蓋國運將傾
時事孔棘人材薄劣動輒羅殃固亦時勢之無可如
何者矣

大臣薦舉

吏治條內所載况鍾翟溥等出守皆由大臣薦然洪宣
正統間大臣所薦不特外吏也如顧佐以楊士奇楊榮
薦由通政司擢都御史陳勉以士奇薦由副使擢副都
御史高穀以士奇薦由侍講進工部侍郎入內閣曹鼐
亦以楊榮楊士奇薦由侍講入內閣王來以士奇薦由

巡按擢左叅政彭勗以士奇薦由教職擢御史督學南畿孫鼎以楊溥薦亦由教職擢御史督學南畿義薦由庶僚擢刑部侍郎陳壽以夏原吉薦由叅政擢工部侍郎郭敦以胡濙薦由副使擢禮部侍郎劉球以胡濙薦由主事改翰林侍講周瑄以王直薦由郎中擢刑部侍郎楊信民以王直薦由刑科擢左叅議後又以干謙薦巡撫廣東羅綺以干謙金濂薦由謫戍復六連右寺丞羅通以干謙陳循薦由河泊所官擢兵部員外郎李賢謫官叅政以王翱奏賢可大用遂留爲吏部侍郎復尙書入內閣如故崔恭以李賢王翱薦由巡撫進吏部侍郎李紹亦以賢翱薦由學士擢禮部侍郎王

越以李賢薦由按察使擢巡撫大同羅璟方謫官以王
恕薦擢福建提學秦紘以王恕薦由布政使擢副都御
史總督漕運余子俊以林聰薦由知府擢陝西叅政韓
雍被劾方待吏議會廣西猺肆亂王茲曰雍才氣無雙
平賊非雍不可乃擢都御史督兵兩廣以上見各本傳史又稱李
賢爲相所薦引年富軒輶耿九疇王茲李秉程信姚夔
崔恭李紹等皆爲名臣蓋洪宣以來大臣薦士之風如
此其時薦賢者皆採人望核才品而後上聞蘇州一郡
連糧入百萬石孝宗思得才力重臣往釐之楊榮薦周
忱遂以工部侍郎巡撫江南果興利除弊爲名臣楊士
奇初不識陳繼夏原吉治水蘇松得其文歸示士奇士

高才之卽薦爲博士改翰林而于謙之爲河南山西巡撫也三楊在政府皆重謙所奏請無不允謙每議事至京空橐以入諸權貴不能無望及三楊卒謙遂左遷大理少卿可見三楊等之薦人皆出於至公非如後世市恩植黨之爲也其時人主亦傾心信用如永樂中擇耆儒侍皇太孫楊士奇蹇義薦儀智太子嫌其老士奇謂智明理守正帝聞卽用之虞謙降謫楊士奇力白其誣言謙歷事三朝得大臣體宣宗卽令復職宣宗嘗論朝士貪縱士奇曰無踰劉觀帝問誰可代者士奇以顧佐對卽以爲左都御史年富爲人所中傷英宗知其先由楊溥薦遂不聽君臣之相信如此宜乎正人端士布列

中外成當日大法小廉之治也蓋一人之耳目有限若慮大臣薦引易開黨援門戶之漸而必以已所識拔者用之恐十不得一二但能擇老成者碩十數人置之丞弼之任使各舉所知則合衆賢之耳目爲一人之耳目自可各當其用所謂明目達聰也

明內閣首輔之權最重

明祖革丞相官以翰林春坊詳看諸司章奏兼司平駁雖設有殿閣大學士官僅五品特以備顧問而已於政事無與也永樂中始命解縉胡廣等入文淵閣預機務然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終永樂之世未嘗改秩迨洪宣間三楊在內閣久所兼官屢加

至師傅於是官階益尊雖無相之名而已有鈞衡之重
然同在內閣中亦有差等大事皆首輔主持次揆以下
不敢與較宣德正統間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楊主之及
陳循曹鼐等入閣士奇榮相繼歿禮部援故事請旨帝
以楊溥老始命循等預議循可見尋常入閣者不得輒
與裁決也嗣後首輔之與次輔雖同在禁地而權勢迥
然不侔夏言爲首揆嚴嵩至不敢與分席欲置酒邀歡
多不許旣許至前一日又辭則所徵紅羊棧鹿之類已
付之烏有一日許赴其宴溥暮始至三勺一湯賓主不
交一言而去上堂故嵩銜之次骨及嵩爲首揆徐階所以
事之者亦如嵩之事言因吳中有倭寇卽佯爲避倭之

計買宅豫章與嵩子世蕃結姻并與江右士大夫講鄉
 曲之誼凡可以結歡求免者無不為也筆塵其後亦傾嵩
 而代之至張居正當國次輔呂調陽恂恂如屬吏居正
 以母喪三日不出閣吏封章奏就第票擬調陽坐閣候
 票至乃出筆塵及居正歸葬大事必馳驛江陵聽處分明史本傳
 此更禮絕班行幾與賈似道休沐葛嶺吏抱文書就第
 呈署無異矣韓爌為首輔魏廣微入閣欲分其權而故
 事閣中秉筆惟首輔一人廣微乃囑魏忠賢傳旨諭爌
 同寅協恭而責廣微母伴食由是廣微分票擬之權此
 可見明代首輔次輔之別也

按明代首輔權雖重而司禮監之權又在首輔上王

振竊柄時票擬尙在內閣然涂乘疏言英宗時批答多叅以中官內閣或不與則已有不盡出內閣者至劉瑾則專攬益甚劉健疏云近者旨從中下略不與聞有所擬議竟從改易是正德初已有此弊其後凡有章奏瑾皆持歸私第與妹婿孫聰華亭大猾張文冕相參決詞率鄙冗焦芳爲潤色之李東陽俯首而已瑾傳瑾敗後東陽疏言內閣與瑾職掌相關凡調旨撰敕或被改再三或徑自竄改或持歸私室假手他人臣雖委曲匡持而因循隱忍所損已多東陽傳此固東陽自爲掩飾之詞然劉莖疏亦云近日批答章奏閣臣不得與聞可見當時實事也自瑾以後司禮監遂

專掌機密凡進御章奏及降敕批疏無有不經其出
納者神宗不豫召閣臣沈一貫入諭礦稅事可與江
南織造江西鑿器並停其內監皆撤回建言諸臣繫
獄者皆復官一貫出中使捧諭至一如帝言明日帝
寥悔之中使二十輩至閣取前諭仍繳進一貫可見帝
降旨卽有司禮監在旁寫出事目然後付閣臣繕擬
故其地尤爲要近至魏忠賢時王體乾爲司禮避忠
賢退處其下凡章奏入體乾與秉筆李永貞先摘窺
要以白忠賢議行忠賢許譽卿劾忠賢疏謂內閣政本
重地而票擬大權拱手授之內廷其後楊漣劾忠賢
忠賢矯旨敕已功百餘言大學士葉向高駭曰此非

奄人所能必有代草者探之則徐大化也向高傳可見是時詔敕悉出司禮并不藉內閣潤色矣文震孟傳大臣入閣例當投刺司禮大奄兼致儀狀是司禮之尊久已習爲故事雖首輔亦仰其鼻息也究而論之總由於人主不親政事故事權下移長君在御尙以稟擬歸內閣至荒主童昏則地近者權益專而閣臣亦聽命矣

明翰林中書舍人不由吏部

明大學士本無屬員楊士奇等加官既尊始設中書舍人取能書者爲之不由吏部銓選霍韜疏謂自三楊等植黨專權籠翰林爲屬官中書爲門吏故翰林遷擢不

由吏部而中書內直既久有進秩至尙書者潘辰等或加大常卿或加至翰

林學士禮部尙書按明史選舉志中書舍人原有兩途由進士選

者得遷科道部曹其兩殿兩房舍人則不必由部選自

田科監生及儒士布衣能書者皆得爲之如呂原子憲

以蔭補國子生選爲中書舍人趙榮亦以能書由布衣

授中書舍人後遷太常卿仍供事內閣葉向高爲首輔

用已革監生汪文言爲中書舍人此則大學士自行選

用之成例也又我朝順治十一年大學士范文程請

以詹事翰林等官陞補俱歸吏部又可見明制翰詹等

官陞降亦由內閣

明吏部權重

明初六部屬中書省權輕多仰丞相意旨洪武十三年
中書省革部權乃專而銓部尤要其後制度屢創令入
覲官各舉所知自浮山李信始朝覲官各造事蹟圖畫
土地民人自崑山余煥始倣唐六典自王府以下諸司
各編集所職爲書曰諸司職掌定吏役考滿給由爲首
領官選監生爲州縣官兼除教職自泰興翟善始三年
一八朝考核等第自沂水杜澤始此洪武中銓政太畧
也明史陳修傳然雖有此等規制而量能授職核功過以定黜
陟則惟吏部主之永樂中郭璉爲吏部尙書請自布政
使至知府聽京官三品以上薦舉旣又請御史知縣皆
聽京官五品以上薦舉論者謂其畏怯不敢任事轉啟

資緣之漸傳是璉以前布政等官皆吏部選用也宣德

中兩京六部官缺帝命廷臣推方面官堪內任者鄭辰

以蹇義薦得南京工部尚書傳是未有此旨以前六部

堂官亦吏部推用也天順中罷廷臣薦舉方面大吏專

屬吏部李賢傳故事方而官數三品京官保舉賢惠其憲時王直為尚

書委任郎曹抑奔競凡巡方御史歸即令具所屬賢否

以備選傳崔恭為吏部侍郎置勸懲簿有所聞皆識之

尚書王翱甚倚之恭成化中選郎黃孔昭留心延訪人

材以冊書之除官以才高下配地繁簡由是銓敘平允

尚書尹旻欲推其鄉人為巡撫孔昭不可其人暮夜來

屈膝孔昭益鄙之旻謂其人曰黃君不離銓選汝不能

得也

孔昭傳

可見巡撫等官皆吏部所用公正則選用得人

否則可以高下在心予奪任意故嚴嵩當國吏兵二部

選郎各持簿任嵩填發時稱文選郎萬家為文管家武

選職方郎祁祥為武管家

子慎行筆塵

至萬歷中孫丕揚長吏

部不得已用學義法以謝諸賄囑者一時稱為至公

不揚傳

亦以吏部注授官職可以上下其手故設此法以防弊

也趙南星長吏部搜舉遺佚布列庶位高攀龍等皆其

所推用山西巡撫缺人郭尙文求之南星薄其人獨推

謝應祥可見其時雖有會推之例然亦皆吏部主之周

延儒謂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

溫體仁傳

熊開元疏亦云督撫官缺明日廷推今日傳單其人姓

名不列至期吏部出諸袖中諸臣唯唯而已開元傳合而觀

之可見有明一代用人之權悉由吏部吏部得人則所

用皆正人如王恕爲吏部尙書所引薦耿裕彭韶何喬

新周維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時耆

碩宏治二十年衆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爲極盛者恕力

也其後天啟初年周嘉謨張問達趙南星先後掌吏部

起廢籍諸正人用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李騰芳陳

于廷佐銓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居

相饒伸王之案等悉置卿貳萬歷廢弛之後賴此數年

稍支傾頽未幾易以闡黨而官方不可問矣此有明一

代吏部之大概也

按王恕之能用正人亦由司禮監懷恩以恕忠義勸
孝宗用之故得行其志天啟初起用鄒元標王德完
諸賢亦由司禮監王安聽汪文言之言是以博采人
望布列庶位是吏部亦恃宦官之力其權在吏部上
更知矣

揚州同時四知府

靖難師至揚州江都令張本迎降成祖以滁泰二知州
房吉田唐成率先歸附命與本並爲揚州知府與現任
知府譚友德同涖府事揚州一時遂有四知府

永樂中海外諸番來朝

明史外國傳永樂三年淳呢國王麻那惹那率其妃及

弟妹子女泛海來朝王卒於會同館葬之安德門外六年馮嘉施蘭國會玳瑁里欲二人俱來朝九年滿刺加國王拜里迷蘇喇率妻子陪臣五百餘人來朝十年淳呢王子遇旺又偕其母來朝十五年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八哈喇西王麻哈喇叱葛喇麻丁峒主妻叭都葛巴喇卜俱率其家屬頭目三百四十餘人泛海來朝東王回至德州卒是年又有古麻喇朗國王幹喇義亦奔率其妻子陪臣來朝還至福建卒十七年滿刺加王母幹撒子的兒沙來朝二十二年滿刺加王西里麻哈喇率妻子來朝宣德六年又來朝蓋皆海外小國貪利而來是時內監鄭和奉命出海訪建文踪跡以重利誘諸番

少相率而來宣德以後遂無復至者當時稱三保太監
下西洋爲永樂朝盛事云

舊唐書順宗紀日本國王并妻還番可
見海外番王入朝與妻偕行是其故俗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several columns of text that are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per. The text appears to be organized into columns,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rinted books.]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四

陽湖 趙翼 雲崧

明中葉南北用兵強弱不同

有明中葉戰功固不足言然南北更有迥異者大率用兵於南則易於蕩掃用兵於北則僅足支禦如山雲討廣西蠻斬首二萬二百六十方瑛討貴州苗倖斬四萬餘陶魯破廣東賊斬二萬一千四百餘其他斬馘以干計者指不勝屈也至用兵於北自宣德以後瓦剌俺答小王子諸寇先後擾邊中國宿重兵以禦之僅僅自保間有戰勝亦無可紀如王越紅鹽池之捷禽斬三百五十威寧海之捷斬首四百三十餘石彪與楊信斬鬼力

赤生擒四十餘人斬五百餘論者俱以爲西北戰功第一彪又擊斬把禿王殺一百二十人追至三山墩又斬七十二人以是封定遠伯劉聚等擊阿羅出斬首一百六十朱永開荒山敗敵斬一百六級邊人亦以爲數十年所未有此皆當時所謂大捷者越彪至以之封侯伯他如郭登栲栳山之戰則二百餘級也姜奭苦水鋪之戰則百餘級也姜應熊破套寇則百四十級也安國偏頭關之戰則八十餘級也甚至仇鉞擊寇于萬全斬三級朱暉搗河套亦斬三級追寇慶陽斬十二級

以上俱見各本傳

較之黔粵用兵何啻千伯之十一而乃以之入功冊遷官秩可知北強南弱風土使然固非南勦者皆良將北

拒者盡庸將也

明邊省攻勦兵數最多

明邊省凡有攻勦兵數最多蓋皆就近調用民兵士兵

故餉省而兵易集非悉用官兵也考永樂中征安南用

兵八十萬

張輔傳

正統中征麓川用兵十五萬

王驥傳

景泰中討

都勻苗七富架用兵八萬

顧鼎

成化中韓雍討大藤峽先

以兵十六萬破修仁荔浦賊巢

韓雍傳

王越奏起兵搜套須

兵十五萬

王越傳

宏治中閔珪討永安獠用兵六萬

閔珪傳

正德

中思恩府岑濬與田州岑猛相讐殺總督潘蕃討之用

兵十萬

潘蕃傳

嘉靖中岑猛謀亂總督姚鏞討之用兵八萬

姚鏞傳

是時欲征安南議用兵十三萬二千餘人

毛伯溫傳

元江土

舍那鑑亂巡撫鮑象賢討之用兵七萬象賢吳桂芳令俞

大猷討翁源賊李亞元用兵十萬殷正茂令大猷討葦

銀豹用兵十四萬與曾省吾令劉顯討都掌蠻用兵十

四萬劉顯李錫討府江獠用兵六萬討古田獠用兵十萬

以三萬人破賊巢二百餘斬一萬四千餘張元史稱嶺南用

兵從未有以少勝多如此者張貴可見邊地用兵動以十

數萬計若必一一皆官兵安得如許兵數且費亦不訾

則調用民兵士兵之法不可廢也元末已調苗帥楊完

者入內地勦寇明洪鍾之勦川賊調永順士兵陳金之

勦江西賊調田州士兵王守仁之勦大藤峽張經之禦

禦

倭殷正茂之征古田獠李化龍之平播州朱燮元之平奢氏安氏無一不兼用士兵甚至石柱等上兵且調往朝鮮遼東萬里攻戰當時徵調既慣士兵皆習見以爲當然無敢有後期者而守仁之勦泐頭桶岡及擒宸濠則并不用士兵而專用民兵承平日久無復有征調民兵士兵之事一旦欲用之且將駭怪而莫肯應命是又當於無事時加惠土司使之勤操練以備調遣而前明民壯之例僉其丁者免其糧兵志按季肄習以防不虞其法亦當講求於平素也

用兵有御史核奏

明內地用兵多有巡按御史及監軍紀功御史等官從

旁核奏此亦防欺蔽之一法也如趙輔從韓雍討太藤

峽賊封武靖伯留鎮廣西已而變又大潯州巡按端宏

劾其妄言賊盡不罪輔無以示戒輔傳左都督劉聚鎮陝

西亭羅滿都魯札加思蘭等入寇殺掠數千里聚與王

越反以捷聞紀功員外郎張謹劾之謂其報首功百五

十級實止十九級聚傳許寧鎮大同小王子入寇寧等戰

敗反以捷聞巡按程壽震發之寧傳廣寧失事巡撫陳瑤

反以捷聞巡按耿明等劾其欺罔明傳洪鐘討川東賊不

能擊馘良民為功巡按王綸紀功御史汪景芳共劾之

綸又奏鐘樂飲縱遊致賊自合州渡江陷州縣鐘傳陳金

討王浩八聽其偽降得逸去紀功給事中黎奭劾之金傳

亦不刺等入寇甘肅掠陷堡砦五十三處巡撫張翼鎮
守太監朱彬反冒奏首功巡按成文發其奸文傳此皆見
於各列傳者用兵固當責成領兵官勿使人從旁掣其
手足然徒聽領兵者奏報其誰肯自言畏愞自言收衄
勢必粉飾遷就以掩罪冒功有巡按等官從旁奏報則
諸將稍知儆畏不敢避賊玩寇此不特防欺蔽亦隱寓
伺察催督之法也

將帥家丁

兩軍相接全恃將勇將勇則兵亦作氣隨之然將亦非
恃一人之勇也必有左右心膂之驍悍者協心并力始
氣壯而敢進將既進則兵亦鼓勇爭先此將帥所貴有

家丁親兵也前代如韓岳之背嵬軍之類固有明效郎

明史所載如景泰中楊洪家蒼頭得官者十六人成化

中王越多盪跳士為腹心與寇搏戰數有功嘉靖中倭

寇海上詔故將何卿沈希儀率家眾赴蘇松軍卿馬永

為將蓄家丁百餘皆西北健兒驍勇敢戰帝問將於李

時時以永對且曰其家眾可用也永傳馬芳蓄健兒嘗令

三十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斬獲芳傳梁震蓄健兒五百人

鎮大同大同卒驕連殺巡撫總兵及震至眾憚其家眾

皆帖然不敢動震歿後健兒無所歸詔編之軍伍後將

猶得其力震傳萬歷中李成梁帥遼東敗四方健兒給以

厚餼用為軍鋒所至有功健兒中如李平胡李寧等後

皆至將帥傳遼事急詔廢將蓄家丁者赴軍前立功

寧遠軍變圍袁崇煥署時滿桂亦在城中諸叛卒憚桂

家卒勇猛不敢肆結隊而去傳天啟末寧遠告警詔廢

將侯世祿率家丁赴關聽傳都司張神武用袁應泰薦

率親丁二百四十餘人馳至廣寧傳副總兵祁秉忠亦

以應泰薦率私丁守蒲河傳趙率教收復前屯亦率家

丁三十八人以往傳寧遠之戰總兵金國鳳憤將士恇

怯率親丁數十出據北山力戰傳崇禎中總兵侯良柱

戰死其子天錫疏請率父舊人自當一隊詔赴楊嗣昌

軍立功嗣昌奏天錫所將親丁二百六十人皆敢戰長柱

此將帥親丁之成效也承平之世將領皆雍容裘帶豈

復招練壯勇以爲家丁卽其所選用親兵亦多取韶美
便捷者以給使令一旦臨戎將無左右可倚之士旣縮
胸而不敢前兵無統率向前之將自畏怯而不敢進切
怪乎不能立功也然蓄養壯丁豈易有此貲力惟有選
拔兵丁練以技勇結以恩信庶緩急尙有可恃古名將
如韓岳等旣有背嵬軍吳璘亦以迭陣法教士伍成繼
光謂兵不練必不可用故所至以練兵爲急初官浙江
叅將見衛所軍不習戰乃請募金華義烏人三千教以
擊刺短長互用由是軍獨精又因地形制陣法一切戰
船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平倭後移鎮薊門又徵浙
兵三千來訓薊兵初至陣於城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

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譚綸譚綸在浙亦重

練兵立束伍法稗將以下節節相制分數既明進止齊

一未久皆成精銳綸傳南京初設振武營兵部尙書張整

請以劉顯為指揮僉事專訓練顯傳顯亦為當時名將所

至有功故知訓練有素則一兵得一兵之用即不能蓄

家丁尙可藉此為爪牙也譚綸言三萬兵裁需餉五十四萬兩則是時每兵裁餉十六兩

景泰帝欲仍立沂王

景泰帝初惑黃竑之言廢英宗太子見深為沂王立已

子見濟為太子後太子薨未嘗不欲仍立沂王也六年

七月有給事中徐正請問言沂王當遷於所封地以紹

人望別選王子育之宮中上皇所居南城宜增高墻垣

十一身各言 卷三十四
伐去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以備非常帝大駭叱出
之欲正其罪慮駭衆遂謫之鐵嶺衛是帝固未嘗聽小
人之言也迨英宗復辟徐有貞輩誣王文于謙謀立外
藩帝心事遂不白云事見廖莊傳世罕有論及者故特
表出之

成化嘉靖中方技授官之濫

憲宗好方技初卽位卽以道士孫道玉爲真人其後李
孜省以符籙進官至禮部侍郎鄧常恩趙玉芝凌中顧
珏亦皆以方術得幸官至太常卿其他雜流加侍郎通
政太常太僕尙寶者不可勝計每令中官傳旨一傳至
百十人時謂之傳奉官王瑞疏所謂一日而數十人得

官一堂而數百人寄俸也是時致省尤寵倖朝臣毀譽
多出其口士大夫遂多附之又有僧繼晷以秘術進賜
號通元翊教廣善國師其後西番僧劄巴堅參封萬行
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端仁感應顯國光教宏妙大
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其徒劄實巴鎖
南堅參巴竹也失皆爲國師已而劄實巴進封法王班
卓兒藏卜封國師又封領占竹爲萬行清修真如自在
廣善普慧宏度妙應掌教翊國正覺大濟法王西天圓
智大慈悲佛又封西天佛子劄失藏卜劄失堅參乳奴
班丹鎖南堅參法領占五人爲法王其他授西天佛子
大國師國師禪師者亦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僭擬王者

出則金吾仗呵導錦衣玉食者幾千人羽流加號真人
 高士者亦盈都下大國師以上金印真人玉冠玉帶玉
 珪銀章而繼曉尤奸黠竊權所奏請無不允迨孝宗卽
 位始盡汰傳奉官千百人又詔禮官議汰諸寺法王至
 禪師四百三十七人刺麻僧七百八十九人華人爲禪
 師及善世覺義諸僧官千一百二十人道士自真人高
 士及正一演法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可見成化中授
 官之濫也 改省下獄死常恩 等道成繼曉棄市 其後嘉靖中又有方技濫官之
 秕政道士邵元節以禱祠有驗封爲清微妙濟守靜修
 真疑元演範上默秉誠致一真人統轄朝天顯靈靈濟
 三宮總領道教易金玉印象牙印各一班二品紫衣玉

帶以校尉四十人供洒掃尋又賜闡教輔國王印進禮部尚書給一品服廕其孫啟南爲太常丞進少卿曾孫時雍爲太常博士其徒陳善道亦封清微闡教崇真衛道高士又有陶仲文以符水治鬼封神霄保國宏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累進禮部尚書少保少傅少師明代一人兼三孤者惟仲文一人而已尋又封恭誠伯歲祿千二百石廕其子世同爲太常丞世恩爲尚寶丞婿吳濬從孫良輔爲太常博士其他段朝用龔可佩藍道行王金胡大順藍田玉羅萬象之屬亦皆以符呪燒鍊扶鸞之術競致榮顯甚至願可學官浙江參議亦以煉秋石得幸超拜工禮二部尚書盛端明官副都

御史亦以通曉藥術非工禮二部尙書朱隆禧官順天

府丞亦以長生秘術加禮部侍郎以上諸官皆食俸而不治事則不惟方

士藉以干進卽士大夫亦以之希榮邀寵矣皆妄是嘉靖

時之優待方技較成化更甚其故何也蓋憲宗徒侈心

好異兼留意房中秘術故所昵多而尙非誠心崇奉世

宗則專求長生是以信之篤而護之深與漢武之寵文

成藥大遂同一轍臣下有諫者必坐以重罪後遂從風

而靡獻白兔白鹿白雁五色龜靈芝仙桃者幾遍天下

貽譏有識取笑後世皆貪生之一念中之也

成化嘉靖中百官伏闕爭禮凡兩次

成化中慈懿錢太后崩憲宗以生母周太后意不欲慈

懿耐葬英宗陵乃議別葬羣臣咸疏諫帝重違太后意
皆不允給事中魏元偕同官三十九人疏爭御史康永
韶亦偕同官四十一人疏爭未得俞旨給事中毛宏倡
言大小臣工當伏闕爭衆許諾有退者給事中張賓呼
曰君輩獨不受國恩乎乃共伏哭文華門周太后亦心
動竟得如禮魏元毛宏等傳世宗由藩邸入繼大統廷臣欲帝以
孝宗爲父本生父興獻王爲皇叔父帝不許駁詰再三
舉朝爭之疏不下皆洶洶會朝罷何孟春倡言於衆曰
憲宗朝百官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
此故事也修撰楊慎曰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
正給事中張紳等遂遮羣臣於金水橋謂今日有不爭

者共擊之孟春等又相號召於是九卿則尙書金獻日
等侍郎孟春等都御史王時中等寺卿汪舉等凡二十
三人翰林則賈詠等二十二入給事中則張翀等二十
一人御史則王時柯等三十一人諸郎官吏部則余寬
等十二人戶部則黃待顯等三十六人禮部則余才等
十二人兵部則陶鎡等二十人刑部則相世芳等二十
七人工部則趙儒等十五人大理之屬則毋德純等十
一人俱跪伏左順門帝命中官諭退衆曰必得俞旨乃
敢退自辰至午凡再傳諭猶不起帝大怒遣錦衣官先
執爲首者豐熙等八人繫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
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怒命收四品以下官明日編修

王相等十八人杖死熙慎元正俱謫戍何急而帝本生父
與獻帝卒稱皇考同一伏闕而從違各異固由憲宗仁
厚世宗剛決性各不同然亦以所爭典禮有當有不當
也慈懿本英宗正后禮宜祔葬憲宗特以生母故欲別
葬其事本不順於理故羣臣爭而周太后亦心折遂得
如禮世宗生於孝宗崩後二年孝宗初未立爲子而欲
似之考孝宗而抹其本生之親情理皆不協故愈爭而
愈激成事變也說見大禮之議條內

正德中諫南巡受杖百官

成化嘉靖兩次伏闕固屬大案而正德中百官諫南巡
被杖之多亦不減此二案也武宗南巡詔下員外郎夏

良勝主事萬潮博士陳九川連疏諫而舒芬黃鞏陸震
疏已先入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一人刑部郎中陸倕
等五十三人疏繼之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人兵部郎
中孫鳳等十六人疏又繼之帝與諸倖臣大怒遂令良
勝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而大理寺正周敘等
十人行人司余廷瓚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輅等疏
又上帝益怒並下詔獄跪午門者晚亦繫獄晨出暮入
纍纍若重囚僉事張英且肉袒戟刃於胸囊土數升當
蹕道跪哭即自刺血流出衛士奪其刃送獄問囊土何
為曰恐汚帝廷耳詔杖八十死舒芬等百七人跪既畢
各杖三十良勝等六人及敘廷瓚大輅各杖五十餘三

十人各杖四十有死者身然身是時可巡之行究因羣臣之諫而止其後南巡則又自宸豪之變借爲詞耳

明代文人不必要翰林

唐宋以來翰林尙多書畫醫卜雜流其清華者惟學士耳至前明則專以處文學之臣宜乎一代文人盡出於是乃今歷數翰林中以詩文著者惟程敏政李東陽吳寬王鏊康海王九思陸深楊慎焦竑陳仁錫董其昌錢福錢謙益張溥金聲吳偉業耳其次則夏景張泰羅玘王維禎王淮晏鐸王廷陳王章陳沂袁表黃輝袁宗道雖列文苑傳中姓氏已不甚著而一代中赫然以詩文名者乃皆非詞館如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李攀龍世

所稱四大家皆部郎及中書舍人也其次如徐禎卿邊
貢楊循吉柯維騏王慎中唐順之田汝成皇甫湊兄弟
王世懋袁中道曹學佺鍾惺李日華陳際泰亦皆部曹
及行人博士也其名稱稍次而亦列文苑傳者儲瓘鄭
善夫陸師道高叔嗣蔡汝楠陳東梁有譽宗臣徐中行
吳國倫王志堅亦皆部曹及中書行人也顧璘王圻李
濂茅坤歸有光胡友信屠隆袁宏道王惟儉則并非部
曹而皆知縣矣然此猶進士出身也若祝允明唐寅黃
省曾瞿九思李流芳譚元春艾南英章世純羅萬藻則
并非進士而舉人矣并有不由科目而才名傾一時者
王綬沈度沈粲劉溥文徵明蔡羽王寵陳淳周天球錢

穀謝榛盧柟徐渭沈明臣余寅三有登俞允文三而以
沈周陳繼儒婁堅程嘉燧或諸生或布衣山人各以詩
文書畫表見於時并傳及後世迴視詞館諸公或轉不
及焉其有愧於翰林之官多矣

明中葉才士傲誕之習

明史文苑傳吳中自祝允明唐寅輩才情輕艷傾動至
輩放誕不羈每出名教外今按諸書所載寅慕華虹山
學士家婢詭身為僕得娶之後事露學士反具資奩締

為姻好朝野異聞錄文徵明書畫冠一時周徵諸王爭以重寶

為贈玉臺叢書寧王宸濠慕寅及徵明厚幣延致徵明不赴寅

徃狂脫歸明史文苑傳又桑悅為訓導學使者召之吏屢促悅

怒曰天下乃有無耳者期以三日始見僅長揖而已王
廷陳知裕州有分巡過其地稍凌挫之廷陳怒卽散遣
吏卒禁不得祇應分巡者窘而去於是監司相戒勿入
裕州康德涵六十生日石名妓百人爲百年會各書小
令付之使送諸王府皆厚獲謝榛爲趙穆王所禮王命
賈姬獨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詞歌罷卽飾姬送於榛
大河南北無不稱謝榛先生者俱見禱
史彙編此等恃才傲物跣
地不羈宜足以取禍乃聲光所及到處逢迎不特達官
貴人傾接恐後卽諸王亦以得交爲幸若惟恐失之可
見世運昇平物方豐裕故文人學士得以跌蕩於詞場
洒海間亦一時盛事也

明仕宦僭越之甚

鄆懋卿恃嚴嵩之勢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其
按部嘗與妻偕行製五彩輿令十二女子昇之嚴嵩張居
正奉旨歸葬藩臬以上皆跪迎巡方御史爲之前驅真
定守錢普創爲坐輿前軒後室旁有兩廡各立一童子
給使令凡用昇夫三十二人所過牙盤上食味逾百品
猶以爲無下箸處普無錫人能爲吳饌居正甘之曰吾
至此始得一飽於是吳人之能庖者召募殆盡居正傳

擅撻品官

唐時大吏有擅杖官吏之弊明制已革除然權勢在手
亦竟有違例肆威者王來爲叅政以公事杖死縣令不

職者十餘人來陳懷鎮四川筭僉事柴震懷雍泰為山

西按察使太原府尹珍不過道泰責之不服泰竟笞之

珍所於朝下泰獄釋之泰巡撫宣府叅將李稽坐事異

劾乞受杖泰以大杖決之稽奏泰凌虐泰黃澤為浙江

布政使博運使丁鑑不過道澤撻之為所奏下獄澤副

都御史周銓以私憾撻御史諸御史共劾之遂下銓獄

銓傳巡鹽御史祝徽巡按御史畢佐周皆擅撻指揮使崇

禎帝以指揮秩崇非御史可撻下部稽典制御御史無撻

指揮例都御史陳于廷引巡撫提問四品武職敕書對

帝以比擬不倫斥之廷是故事本無擅撻品官之例而

威柄在手輒肆行之亦可見是時仕宦之橫也

明鄉官虐民之害

前明一代風氣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橫征民不堪命而縉紳居鄉者亦多倚勢恃強視細民爲弱肉上下相護民無所控訴也今按楊士奇傳士奇子稷居鄉嘗侵暴殺人言官交劾朝廷不加法以其章示士奇又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乃下之理士奇以老病在告天子不忍傷其意降詔慰免士奇感泣遂不起是時士奇方爲首相而其子至爲言官所劾平民所控則其肆虐已極可知也又梁儲傳儲子次攄爲錦衣百戶居家與富人楊端爭民田端殺田王次攄遂滅端家二百餘人武宗以儲故僅發邊衛立功朝野異聞錄又載次攄最好求人

臂股或陰莖使急迫而以針刺之血縷高數尺則大叫
稱快此尤可見其恣虐之大概矣焦芳傳芳治第宏麗
治作勞數郡是數郡之民皆爲所役又姬文允傳文允
宰滕縣白蓮賊反民皆從亂文允問故咸曰禍由董二
董二者故延綬巡撫董國光子居鄉暴橫民不聊生故
被虐者至甘心從賊則其肆毒更可知也又琅琊漫抄
載松江錢尙書治第多役鄉人磚甍亦取給於役者有
老傭後至錢責之對曰某擔自黃瀚墳路遠故遲耳錢
益怒答曰黃家墳亦吾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勿怪也
此又鄉官役民故事也其後崑山顧秉謙附魏忠賢得
入閣忠賢敗秉謙家居崑民焚掠其家秉謙竄漁舟以

免乘謙傳

時乘謙已失勢其受侮或不足為異至如宜興周

延儒方為相陳于泰方為翰林二家子弟暴邑中宜興

民至發延儒祖墓又焚于泰于鼎廬

禮彪傳

王應熊方為相

其弟應熙橫於鄉鄉人詣闕擊登聞鼓列狀至四百八

十餘條駐一百七十餘萬其肆毒積怨於民可知矣溫

體仁當國唐世濟為都御史皆烏程人其鄉人盜太湖

者以兩家為典主兵備馮元颺捕得其魁則世濟族子

也元颺傳

是鄉官之族且庇盜矣又有投獻田產之例有田

產者為奸民籍而獻諸勢要則悉為勢家所有天順中

曾翬為山東布政使民墾田無賦者奸民指為間田獻

諸戚畹翬斷還民

皇季

河南瀕黃河淤地民就墾奸民指

為周王府屯場獻王邀賞王輒據而有之原傑請罪獻
 者并罪受者原傑又戒厯漫筆萬歷中嘉定青浦間有周
 星卿素大狹一寡婦薄有貲產子方幼有姪陰獻其產
 於詭家執家方坐樓船鼓吹至閩莊星卿不平糾強有
 力者衮至索剛乃懼而去訴於官會新命韓某頗以扶
 抑為已任遂直其事此亦可見當時獻產惡習此一家
 因胡星卿及韓令得直其他小民被豪估而不得直者
 正不知凡幾矣由斯以觀民之生于我朝者何其幸
 也

按鄧茂七之亂其俗佃人送租至田主家茂七倡其
 儕毋送令田主自往受租田主訴於縣官官遣巡檢

往攝茂七殺三數人遂反陷二十餘州縣後大舉

勦之始滅事具于瑄傳此亦可見激變之由然惡佃恃強輒

敢拒官倡亂此風亦不可開是在長民者禁勢家之

欺凌又懲奸民之凶悍則兩得其平不至滋事矣

吏役至大官

梁璟傳天順八年修隆善寺工竣授工匠三十人官尚

寶卿任道遜等以書碑亦進秩王詔上疏切諫工匠授

官已濫觴於此正德初劉健等疏中有畫史工匠濫授

官職多至數百人豈可不罷健傳劉瑾擅權通鑑纂要成

誣諸翰林纂修官膽寫不謹皆被譴而命文華殿書辦

張駿等改謄駿擢至禮部尚書他授京卿者又數人裝

漢匠役亦授官秩見傳世宗時匠役徐杲以營造擢官工

部尚書其屬冒太僕少卿苑馬卿以下職銜者以百數

李奔傳又工匠趙奎等五十四人亦以中官請悉授職朝世審

海外諸番多內地人為通事

明史外國傳洪熙時黃巖民周來保龍巖民鍾普福逃入日本為之鄉導犯樂清成化四年日本貢使至其通事三人自言本寧波人為賊所掠賣與日本今請便道省祭許之五年琉球貢使蔡璟言祖父本福建南安人為琉球通事擢長史乞封贈其父母不許十四年禮部奏言琉球所遣使多閩中逋逃罪人專貿中國之貨以擅外番之利時有閩人胡文彬入暹羅國仕至坤岳猶

天朝學士也充貢使來朝下之吏正德三年滿刺加入貢其通事亞劉本江西人蕭明舉負罪逃入其國隨貢使來尋伏誅五年日本使臣宋素卿本鄞縣朱氏子名縞幼習歌唱倭使悅之縞叔澄因嚮焉至是充使至蘇州與澄相見又琉球王左長史朱輔本江西饒州人其國多年年八十餘彼國貢使偕來奏明許其致仕還鄉又佛郎機貢使內有火者亞三黃緣江彬得侍帝側自言本華人爲番所使後伏誅萬歷中有漳州人王姓者爲淳呢國那督華言尊官也又有海澄人李錦及奸商潘秀郭震勾荷蘭人賄稅使高宗求借澎湖爲互市之地此皆內地民闖入外番之明據然猶未至結隊聚

黨也三佛齊國為爪哇所占改名舊港聞粵人多據之

至數千家有廣東人陳祖義為頭目群奉之又嘉靖末

廣東大盜張璉為官軍所逐後商人至舊港見璉為市

舶長漳泉人多附之猶中國市舶官云又呂宋地近閩

閩人商販其國者至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

後佛郎機奪其國多逐歸留者悉被侵辱以上俱見明史外國傳是內

地民人且有千百為群家於外番者矣及嘉靖中倭寇

之亂先有閩人林汝美李七許二誘日本倭劫海上七修類稿

繼有汪直葉碧川王清溪謝和等據五島煽諸倭入寇

又有徐海陳東麻葉等偕倭人巢柘林乍浦等處劫掠

劫掠內地亡命者附之如蕭顯池南山葉明等實繁有徒

凡十年而亂始定

七修類稿

是奸民不惟向外番滋事且引外

番為內地害矣

鄭曉傳謂倭寇中國奸民利倭賄為之鄉道以故倭入所據營若皆得要害盡知官兵虛實倭恃漢人為耳目漢人

以倭為牙爪

嘉靖中倭寇之亂

明祖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承平日久奸民勾倭人及佛郎機諸國私來互市閩人李光頭歛人許棟踞寧波之雙嶼為之主勢家又護持之或負其直棟等即誘之攻剽負直者脅將吏捕之故泄師期令去期他日償他日負如初倭大怨益剽掠朱純為浙撫訪知其弊乃革渡船嚴保甲一切禁絕私市閩人驟失重利雖士大夫亦不便也騰謗於朝嗾御史劾純洛職時純已遣盧鏜擊

擒光頭棟等築寨雙嶼以絕倭屯泊之路他海口亦設
備矣會被劾遂自經死純死而沿海備盡弛棟之黨汪
直遂勾倭肆毒明史朱純傳按鄭曉今言謂國初設官市舶正
以通華夷之情行者獲倍蓰之利居者得牙儉之息故
常相安後因禁絕海市遂使勢豪得專其利始則欺官
府而通海賊繼又藉官府以欺海賊并其貨價乾沒之
以至於亂郎瑛七修類稿亦謂汪直私通番舶往來寧
波有日矣自朱純嚴海禁直不得逞招日本倭叩關索
負突入定海劫掠云鄭曉郎瑛皆嘉靖時人其所記勢
家私與市易負直不償致啟寇亂實屬釀禍之由然明
祖初制片板不許入海而曉謂國初設官市舶相安已

久迨禁絕海市而勢豪得射利致變瑛并謂執嚴海禁
汪直遂始入寇是竟謂倭亂由海禁所致矣此猶是閩
浙人騰謗之語曉等亦隨而附和衆口一詞不復加察
也海番互市固不必禁絕然當定一貿易之所若閩浙
各海口俱聽其交易則沿海州縣處處爲所熟悉一旦
有事豈能盡防耶

外番借地互市

海外諸番與中國市易必欲得一屯駐之所以便收泊
明初暹羅占城爪哇琉球淳泥諸國皆在廣州互市正
德中移於高州電白縣嘉靖中始移香山之壕鏡歲輸
課二萬金卽今澳門也佛郎機人因得混入其中後佛

即機併呂宋滿刺加二國勢力獨強諸國人之在壕鏡者皆畏之遂爲其所專據築城建寺焉大西洋人來亦樂居此故市易益廣今番人皆立家室長子孫不下數千家從無不軌之謀蓋其志在市易取利無別意也然海外諸番不一壕鏡所居大約只數國之人而他國不與焉故往往各欲乞地以爲永業如嘉靖中林道乾遁於臺灣後去而荷蘭人卽據之萬歷中荷蘭人又賄稅使高宗求築城於澎湖都司沈有容往諭之始去其在臺灣者亦爲鄭芝龍所逐芝龍降後荷蘭又據之鄭成功又奪其地 本朝取臺灣後始不復爲外番所佔可見諸番互市必欲得一屯泊之所也近日英吉利國遣

使入貢乞於寧波之珠山及天津等處僦地築室永爲互市之地

皇上以廣東既有澳門聽諸番屯泊不得更設市於他處所以防微銷萌者至深遠矣

按珠山卽舟山也四面皆海昔勾踐欲棲夫差於甬東卽此地宋爲昌國城明屬寧波之定海縣倭亂時據爲巢穴汪直約降於胡宗憲曾遣其子激破倭於舟山徐海死餘黨亦竄舟山爲俞大猷所殪及汪直旣降被誅激又柵於舟山入寇

早胡宗憲傳

明末總兵黃斌

卿據之魯王以海監國紹興兵敗來投斌卿不納先是舟山田皆屬內地大戶至是斌卿盡籍爲官田使

民佃田納租蓋欲佔為世業也順治六年斌卿為張
 名振等所殺魯王復來駐順治八年大兵攻之三
 閱月始遁去我朝使巴臣興鎮守十二年鄭成功
 遣洪旭來寇臣興降之明年我兵復其地始入版籍
 可見此山乃浙海中要地番人得之即可據為巢穴
 固不可輕授也

明史張可大傳舟山宋昌國城居海中有七十二塊
 為浙東要害可大為叅將條入議籌戰守皆碩畫

天主教

意大理亞國在大西洋中萬歷中其國人利瑪竇至京
 師為萬國全圖言天下有大洲五第一曰亞細亞洲凡
 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凡七十餘國
 而意大理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

曰亞墨利加洲第五曰墨瓦蠟泥洲而域中大地盡矣
大抵歐羅巴諸國悉奉天王教天主耶穌生於女德亞
卽古大秦國也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于歐羅
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
一年至萬歷九年利瑪竇始泛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
山澳其教漸行二十九年入京師以方物獻并貢天主
及天主母圖禮部以會典不載大西洋名目駁之帝嘉
其遠來假館授餐公卿以下重其人咸與交接利瑪竇
安之遂留居不去三十八年卒其年以歷官推算日食
多謬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人龐迪我熊三拔等深
明歷法其書有中國所不及者當令採擇遂令迪我等

同測驗自利瑪竇來後其徒來者益衆有王豐肅陽瑪
諸等居南京以其教倡行官民多從之禮部郎中徐如
珂惡之奏請逐回四十六年廸我等奏臣與利瑪竇等
泛海九萬里觀光上國臣等焚修行道尊奉天主豈有
邪謀敢墮惡業乞賜寬假帝亦不報而其居中國如故
崇禎時歷法益舛禮部尙書徐光啟請令其徒羅雅名
湯若望等以其國新法相叅較書成卽以崇禎元年戊
辰歷爲歷元其法視大統歷爲密焉其人東來者大都
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祿利所著書多華人所
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尙之其徒又有龍華民畢方濟
艾如畧鄧玉函諸人皆歐巴羅國之人也統而論之天

下大教四孔教佛教同回教天主教也皆生于亞細亞

洲而佛教最廣亞細亞洲內如前後藏準噶爾喀爾喀

蒙古等部悉奉佛教中國亦佛教盛行亞細亞洲外如

西洋之古里國錫蘭國榜葛刺國沼納朴兒國南洋之

日葛達國古城國賓童龍國暹羅國真臘國東洋之日

本國琉球國皆奉佛教俱見明史外國傳又增迦刺國馬八兒國

俱有佛鉢舍利見元史亦失傳其餘海外諸番則皆奉天主教

矣回回教亞細亞洲內惟烏什葉爾羌喀什噶爾和闐

郭訥巴達克山控噶爾克食米爾退木爾沙等國奉之

見橋國氏異域瑣談外洋則祖法見國阿丹國忽魯謨斯諸國奉之

亦見明史外國傳孔教僅中國之地南至交趾東至琉球日本朝

鮮而已是佛教所及最廣天主教次之孔教回教又
次之孔子集大成立人極凡三綱五常之道無不該備
乃其教反不如佛教天主教所及之廣蓋精者惟中州
清淑之區始能行習粗者則殊俗異性皆得而範圍之
故教之所被尤遠也試觀古帝王所制禮樂刑政亦只
就倫常大端導之禁之至于儒者所言身心性命之學
原不以概責之庸衆然則天道之包舉無遺固在人人
共見之粗迹而不必深求也哉